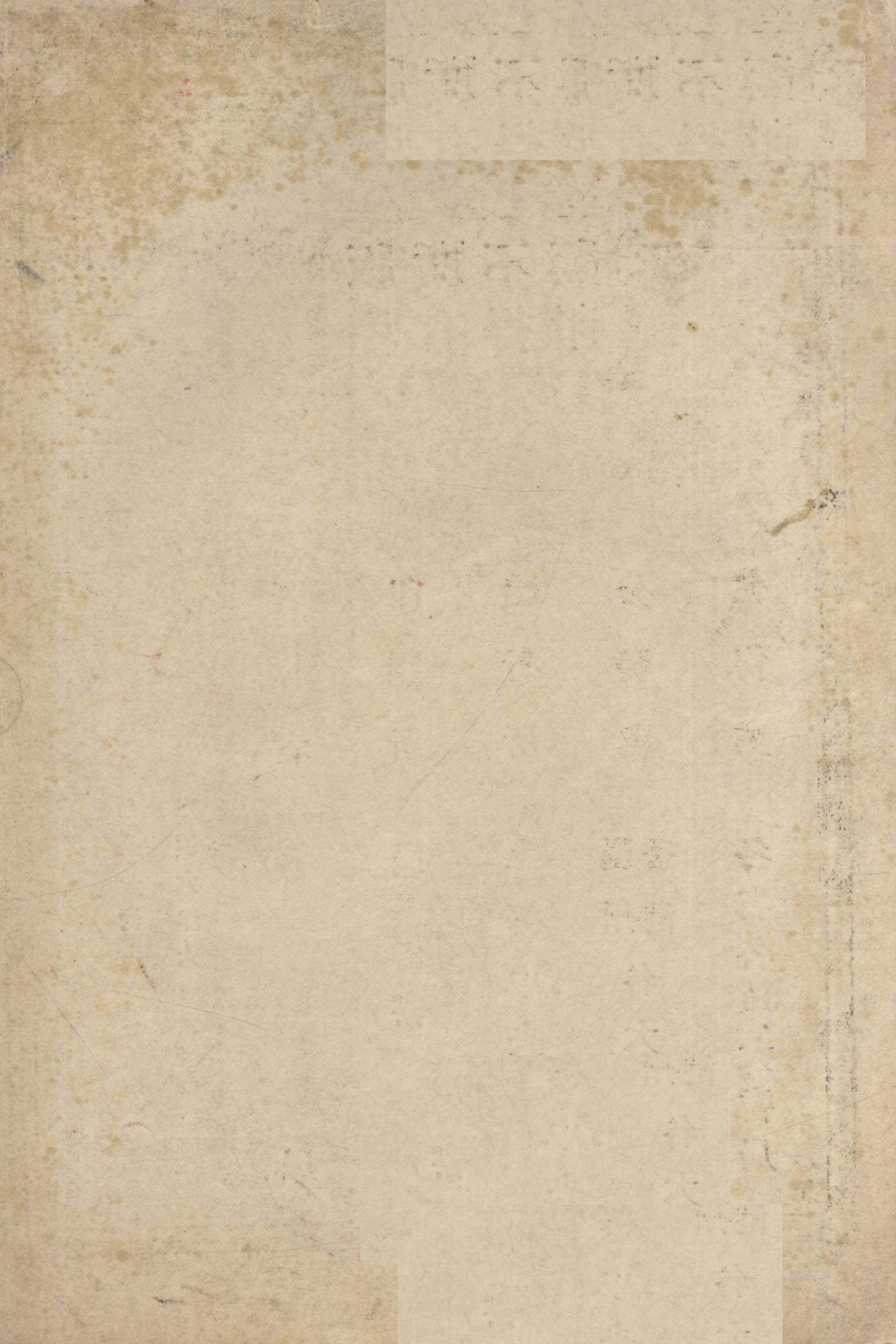


徐世昌





民國十一年三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不 得 翻 印

著 者 警

民

印 刷 所 民 權 書 報 社

發 行 所 上 海 中 央 書 局

分 發 處 廣 州 香 港 各 大 書 局

代 售 處 各 省 各 埠 大 書 局

徐世昌全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K82-824
23
徐世昌序

識語

當清之季。所謂名公鉅卿者。雖不必有過人之才。而不陰謀。通聲氣。結附從。植黨援。徐氏却其一人也。余夙纂近代名人傳紀。其事蹟頗詳。治績曩所目擊。家世昌事。則聞諸伯陸勤與鄉人路氏者。爲多勤。伯徐氏通家。路則其姻婭也。今旣被衆舉。行就職。爲元首。雖南北迎拒。未能一致。而默觀時勢。欲求一才能。聲望愈於徐氏者。亦殊無其人。然則。勞絲或待之。而理番絃。或待之。而調矣。對於國家關係。匪輕度其藏世。當爭睹。乃附益曩作。撰爲是編。公之國民。若曰。知人論世。則吾豈敢。

著者自識

徐世昌目錄

識語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徐氏歷史之概略

第三章 徐氏初起之時代

寒士時代 詞曹時代 嚮用時代

第四章 東三省之治績

內政 外交 軍政

第五章 內用時代之徐世昌

郵傳部 軍機大臣 內閣協理大臣 軍諮大臣

第六章 清室退位後之徐世昌

讓帝太保 青島之隱居 出任國卿

第七章 袁氏僭號前後之徐世昌

避帝之辭職 再任國卿

重組織內閣之辭職

河南輝縣之歸隱

第八章 黎馮時代之徐世昌

孫徐之交關 徐州會議

浙皖各省獨立

張康復辟

南北戰禍 馮段暗鬪

第九章 被舉前後之情形

安福派之組織

兩院投票前之預選

兩院投票時之情形

北派之驩迎

西南之拒絕

外人之論調 馮段之態度

第十章 徐氏之餘記

文學 瑣事

家庭

第十一章 徐氏幕中戲下之人才

梁士詒

葉恭綽

龍建章

朱啓鈞

錢能訓

許世英

梁如浩

吳籛孫

吳笈孫

周樹模

張元奇

陸宗輿

陳振先

鄧邦述

黃開文

倪嗣冲

張勳

曹錕

田中玉

張作霖

潘矩楹

管雲程

岳開先

段祺勳

傅良佐

王揖唐

王懷慶

馬龍潭

吳俊陞

許蘭洲

馮德麟

王汝賢

盧永祥

聶汝欽

王善荃

聶汝魁

吳慈培

陳閻

鄒致鈞

盧弼

李鳳年

袁良

黃仕福

劉鏡人

李家鏊

譚兆樑

申葆亨

鄭焯

王順存

管鳳蘇

孟憲彝

顏世清

第十二章 徐氏對人之觀念

對於民國之觀念

對於清室之觀念

對於帝制派之觀念

對於黨人之觀念

對於財政之觀念

對於軍事之觀念

對於實業之觀念

對於外交之觀念

第十三章 徐氏對人之關係

對於北洋官僚派之關係

對於北洋軍人之關係

對於交通系之關係

對於宗社黨之關係

對於清室退位之關係

第十四章 徐氏與近當代名人之比較

與袁世凱之比較

與黎元洪之比較

與馮國璋之比較

與段祺瑞之比較

與岑春煊之比較

與陸榮廷之比較

與康有爲之比較

與趙爾巽張謇李經羲之比較

與奕劻那桐錫良之比較

與羅斯福威爾遜塔孚脫之比較

第十五章 結論

徐世昌 目錄



徐世昌

第一章 緒論

世之聞人必有一二嘉言懿行或奇謀異癖膾炙人口後之紀述者因得據所聞成爲稗史以補官書之闕而今則難言矣言行或見之報章而不敢必其皆實若謀畫則秘密匪外人所能窺而在位庸庸殊無畸行堅癖足爲人談助者故金鑾絕鮮密記洛水無復遺聞強爲奮筆適堪覆將不易一也

以黨見爲是非親疎爲毀譽漢宋以來蔑代不然而今則尤甚軍人官僚政客民黨各自殊途而同一軍人於時有南北之分在北又有皖直之異官僚則新舊不齊政客則黨籍各別一民黨而所載黨魁不同一黨派而先後組織易轍東西各國第爭政見我國則因政見而褒貶及於身家是朱非素出主入奴不易二也

人生行誼或大醇而小疵或有初而鮮終要當分別以觀未可執一概百今乃不然負時名者奉衆美以歸之違時論者叢衆惡以加之如剛毅誤國可誅而必誣其通賄賂李秉衡用拳無識而必誣其殺袁許執此類推什九皆然據爲定論適成衛說不易三

也。

報章有聞必錄。固不能繩其盡確。而近世小說家言其涉於名人軼事者。強半皆采之。報紙流播。既廣。雖舛錯亦成事實。苟爲矯正。則口衆我寡。咻多於傳。自信爲微言。世譏曰。盲論不易四也。

以是四者。雖龍門復作。或且擬爲魏收承祚。書成譏竟。貽之鑿齒。謏陋如予。敢言篡創。況以論徐氏則四者之外。更有三難。

一宿官太傅。猶奉朝謁。儼清室之貞臣。昧共和之大義。其難在近似宗社黨。

二對袁氏爲異姓昆弟之交。其幕中半洪憲勸進之黨。或謂餘灰未死。行且復然。其難在近似帝制黨。

三孫徐之閔。必待其解紛。馮段之倫。咸奉其約束。或謂天津會議。未必非東海主持。其難在近似北洋軍人黨。

夫三者皆世所疾。首衆欲甘心。而以一身兼之。宜其唯聞詆譏。罕傳稱頌。究之徐氏自有個人主張。三者都非就中真相。著者苟爲剖析。世且疑其附勢。尤難之難矣。

雖然毀譽根於事實事實則未可全誣今茲所作第詳事實少附論評雖微言深識遠遜前賢而深文曲筆差能自免世或不以謗書穢史視之乎

第二章 徐氏歷史之概略

世昌字菊人直隸天津人生於清咸豐五年固世族高祖某河南知縣曾祖廉鏐進士湖南知縣祖思穆河南中河通判父嘉賢未仕卒生而家中落奔走豫南北爲人記室以自給光緒丙戌年三十二成進士己丑散館授編修甲午順天鄉試磨勘官國史館武英殿協修官丙申母喪歸葬於豫丁酉入新建陸軍參袁世凱戎幕己亥服闋仍留襄軍事庚子張之洞及世凱保薦人才皆列名疏中得軍機處記名辛丑世凱任北洋大臣奏派充京營營務處總辦旋擢國子監司業癸卯商部成立超授右丞旋開缺加副都統銜充練兵處提調甲辰署兵部侍郎乙巳派校閱北洋陸軍旋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兼政務大臣會辦練兵大臣除左侍郎署本部尙書事六月派赴各國考查政治以吳樾謀炸未及行授巡警部尙書補軍機大臣方略館副總裁經筵講官丙午派赴奉天查辦事件未幾改民政部開去軍機大臣專理部務丁未授欽差大臣東

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仍兼參預政務大臣丁未兼署奉天巡撫己酉調任郵傳部尚書五月充督辦津浦鐵路大臣庚戌授協辦大學士憲政編查館大臣七月再入軍機大臣旋授體仁閣大學士辛亥四月授內閣協理大臣九月改軍諮大臣授太保冬月辭清室居於青島民國三年清室晉太傅袁氏任爲國務卿四年辭職歸豫復至京師五年仍爲國務卿踰月辭職時往來京津間五月爲世凱治喪還豫居於輝縣五年冬應黎元洪等之請至京師解府院之爭遂移居天津六年九月入京晤馮國璋商維持優待清室條件仍還津七年春段祺瑞辭職國璋遣使使其組織內閣拒之復至京爲馮段解和遂居京參衆兩院成立議員什九屬安福俱樂部先議定一致舉世昌爲總統及投票果屬之雖通電請辭而北洋派半天下皆崇信世昌者不必容其不就妾二無子生一女世昌狀貌端重目光射人雖年已六十四而步履矯捷精神強固世凱所弗及也。

第三章 徐氏初起之時代

寒士時代 祖思穆官中河通判當咸豐間時寇患亟河工經費大減及卒家無餘資。

父復早歿。氏產於河南。幼而貧困。然其狀貌端秀。頭角崢嶸。長老皆許爲大器。少助其資。賴以得活。讀書不甚慧。而向學頗勤。楷法勻潤。踰冠乃受聘爲人幕客。時牧令幕中。皆有硃墨。膽清等席。硃墨以硃簽文告。時日判行者也。膽清繕治文牘者也。月脩多不踰十金。氏以朋儕。洵引歷就河內太康諸縣。硃墨膽清恃所入已。瞻其母至。所主瓜代。及期則又隨之。以去而另籌。他就七八年間。恆僕僕往來於大河南北。靡有寧歲。徒以覓此百金之歲俸耳。而曾不以斯困。阨少減其活潑之志趣。喜馳馬從諸少年游。謙與同幕者皆訂昆弟交。時袁世凱父歿。方家居。因得接晤。時相過從。遂結苔岑。世凱強暴喜事。氏每婉曲喻譬。勸毋騁血氣。雖不盡從而遇之甚親。若同懷者。壬午中式。順天鄉試歸。朋從讌於相國寺酒酣。各言志。至氏擎杯笑曰。他日或大挑。或議叙。或幸成進士。爲卽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縣太康。必師孟嘗。廣納食客。味其言。彼志特在溫飽。初不望有後來若是之事業也。

詞曹時代。氏癸未會試。落第。還仍爲人記室。丙戌再應會試。遂獲雋。殿試二甲。朝考一等。選庶吉士。雖釋褐而貧如故。己丑散館。一等授翰林院編修。時掌院爲翁同龢。淹

雅好學。所舉多南士。氏不通古學。書徒姿媚。在館無文譽。故八年並一鄉會。同考官而不能得侍郎王文錦。其鄉先達也。將援之入南書房。而潘祖蔭以其不學。遂止。所任瓜磨。勸及武英殿國史館協修。皆閒散。不足重輕者。京察亦未署。上攷不得記名。思將以知府截取分汴。師友皆躓之。未及行。喪母歸葬河南。已而世凱奉詔治軍小站。號新建陸軍。特請於督辦軍務處王大臣調贊其戎幕。稱曰會辦。此爲氏置身軍界之初。而出幽遷喬亦自茲始矣。

嚮用時代。世凱既授山東巡撫。以所練軍從。氏將改道員指魯省。而世凱尼之。謂子方踰四十。當養望。木天備他日顯擢地。奈何亟亟於風塵俗吏耶。說始罷。庚子拳亂。作世凱主勦匪。謝友邦與南中疆吏同意。有言於之洞者曰。此公鄉人翰林徐世昌參贊功也。遂具疎洊之。而世凱亦密稱其識力精銳。志節清嚴。奉旨交軍機處存記。迨回鑾。世凱迎駕。面奏世昌學兼文武。才優幹濟。特宣入對。孝欽見其體貌英挺。音吐清揚。大喜。諮以直魯軍防條對。明皙翌日。后告榮祿曰。徐世昌或足繼李鴻章後乎。其期許若此。時准軍新建軍。半留京護衛。世凱遙領之。乃任爲京畿營務處。駐京師。已擢國子監。

業癸卯商部成立。載振爲尙書。素聞世凱稱其賢。特保授本部左丞。以六品超擢三品。異數也。然以營務事。曠不恆。到部未幾。置練兵處。奕劻世凱爲練兵大臣。調充提調。遂開左丞缺。以內閣學士候補加副都統銜。偶至會館。讌諸同年。生衆見其赤頂。獅補。頗非笑之。明年春。署兵部左侍郎。乙巳。世凱以北洋第一二三鎮成立。請派重臣檢閱。得旨。派充檢察北洋陸軍大臣。還朝。令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時瞿鴻禨頗用事。雖不直。世凱獨信世昌。謂其謹厚。鹿傳霖以鄉誼。故頗親之。雖初入值。而機要輒引與共謀。鐵良榮慶所不能望也。旋補侍郎兼政務大臣。會辦練兵大臣。署兵部尙書。自編修七品至尙書。僅四年。爲有清一代。漢大臣所未有。時中外交請變法。朝廷納世凱周馥議。派端方戴鴻慈並載澤世昌等出洋考察政治。方登車。黨人吳樾投以炸彈。澤傷奕劻。亦不欲其行。遂奏稱世昌樞務煩乞勿令行。后諾。即授巡警部尙書。自庚子外兵據畿輔街市。皆置巡捕。辛丑。收回京津各地。世凱卽以聶士成潰兵訓練。編爲巡警。京師亦同時立工巡局。回鑾以肅親王善著領局事。至是。改設專部。以尙書任之。乃益調用北洋警官。擴充警權。立學堂。教練所。規模大備。時已補授軍機大臣兼方略館副總裁。經筵。

講官樞部事皆煩劇而處理裕如衆譽其能丙午偕載振赴奉天察辦事件是行振卽取楊翠喜於天津不敢諫也使還適攷查政治諸臣條陳新政主先變官制軍機爲專官巡警部亦改稱民政遂罷密勿專理部事自日俄戰已日營南滿俄營東清東三省勢益岌岌世凱等請合三省全力實心經營遂奉旨令政務處議變通三省官制奏上擬設東三省總督先是氏新自奉天按事歸知奉庫積帑幾千萬而地方沃饒民多殷富籌款尤便利遂自請行孝欽嘉其不辭艱鉅授爲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舊各省總督以直隸爲領袖至是以東督兼將軍羣以班首推之聯名奏事皆其領銜世昌以新進得之皆世凱力也

第四章 東三省之治績

內政外交 欲知徐氏治東之績當先論其地行政之沿革及日俄勢力範圍之所及
(一)三省行政沿革初皆置將軍奉天則益以戶禮兵刑工五部侍郎奉天府府尹自光緒初崇實治奉盡收各部權將軍兼尙書都卸史行總督事統轄滿漢旂民事務府尹則行巡撫事地方外設民官其後恭鏗於黑龍江明安於吉林亦增設地方州縣丞

倅各官。然將軍府尹。非旗人。不能任吏治。往往不飭賄賂。公行而徵收。無比較成案。無卷牘。官吏務爲欺朦。及俄兵據瀋陽。將軍增祺逃。公私蕩然。乃特命趙爾巽繼之。至卽立。財政局。清理財賦。鼓鑄銀圓。行鈔幣。度支漸裕。時日方歸。我侵地爾巽乃摹其巡警諸政。少少行新法。盡裁五部。府尹政權畢操之。將軍時廷茂於吉林。程德全於黑龍江。亦頗仿其所爲。漸革故俗。而自甲午後。人民數蒙外患。咸思變法圖強。爭願輸資行新政焉。

(二)日俄勢力範圍之所及。日以大運爲根據地。其鐵路經奉天以迄長春。是曰南滿鐵道。沿道警權皆爲彼有。自南滿線大石橋。又有支路以達營口。由奉天至安東曰安奉鐵道。接鴨綠江過橋卽朝鮮撫順烟台。(奉天之烟台非山東之烟台)煤礦東邊采木業盡爲所有。兩鐵路線皆駐重兵。俄以哈爾濱爲根據地。其鐵路經滿洲里以達長春。號東清線。其憑陵侵逼同於日本。

世昌既督東。於第一義主改革。以變官制爲先務。於第二義主牽制。以聯美爲宗旨。變官制則總督爲三省長官。巡撫爲次官。三省各設行臺。隨地駐節。省立公署。巡撫民政。

度支提學交涉提法旂務勸業巡警等司道皆率其科員同署辦公若京師各部員事皆主於總督巡撫不得單銜奏事奉公署復設左右兩參贊左參贊領承宣廳司行政右參贊領諮議廳司議政總督兼將軍巡撫兼副都統道員兼參領並以民官領旂務總督復得隨時入朝奏機要先撥賠款餘二十萬爲行政費大調京外官吏各縣皆立巡警勸學所農會其時中國新政以奉天爲完備然亦徒有形式以京奉咫尺京師要人爭投洊牘所調用者大都此曹如道員李鳳年爲李蓮英姪直牧王蔭第爲王聯喜姪皆權奄也又務增局所位置私人一省城有民政司巡警道巡警局總辦鄉鎮巡警局總辦四者他亦類此所謂科長科員者無所事事唯日徵逐狎游故其時吏治不修亦以東三省爲最南中亡賴捏稱府經縣丞職銜即可託人營一差多者月百餘金至薄亦五十金一時署員局員投効員充塞會垣劇園酒肆娼寮百業繁興氏頗自矜其敷衍新政之力謂已變荒陋爲繁庶日報嘗言外人振興市政在推廣商業中國振興市政在增設官僚卽指天津奉天而言蓋世凱壬寅於天津亦用此術也聯美則以稅務司包羅爲介以東省商業情形函告美國諸鉅商於是美廷有公共管理東省鐵

道之說。日本首提出抗議。事不得實行。世昌欲先營瀋遼鐵道。自盛京至鄭家屯。漸由東蒙出長春。達瓊瑋。以與南滿東清抗。然中國安有是財力。滲密疎舉。唐紹儀使美。紹儀時方爲奉天巡撫也。已酉四月內任郵傳部尙書。紹儀猶未歸國。謀亦不就。其他如采木章程。則多奪木把生計。又日人輒於商埠外雜居營業。亦不能阻止。而間島交涉風雲尤蹙。間島者吉林屬延吉地也。毘接朝鮮境。朝民私至墾荒者實煩有徒戍申日人遽派兵警駐其地。謂乃韓地當屬之。彼國清廷以其鄰近長白爲祖宗發祥所。令世昌籌抵制。乃奏派陳昭常爲邊務督辦。吳祿貞爲會辦。皆治延吉已而昭常權吉林巡撫祿貞爲督辦。日人時尋畔辱我兵警。傷我商民。祿貞固不屈齟齬益甚。世昌在任日。文電往來十越月至七。鉅冊然空言終無補。既內用言於那桐。乃假安奉議約提出。延長築路權及各地采礦權。讓日日則歸我。和龍峪以南地間島事遂解決。然韓人私墾如故。地方吏罔敢阻禁。據上二者觀察徐氏治東內政可名爲形式的官僚政治。外交雖非喪失其手而亦少所補救。其建築奉天公署費三十餘萬。器具費十餘萬。宏壯華麗冠各省。後載濤自歐攷察陸軍歸國。經奉天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及駐宿公。

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他。疆吏所及。還朝卽力。侑其值樞府焉。

軍政三者舊唯旂兵強者若巴爾虎索倫之屬咸豐間皆名實不副盜賊日繁崇實治奉乃調左寶貴軍駐盛京是以民軍入駐東省之始自後統將旂漢迭更而兵士則皆山東登萊青三府人甲午趙爾巽在任頗倚朱慶瀾時日俄戰亟馬玉崑軍亦駐臨榆且分營錦州備中立時降盜張作霖積功至都司爲防營統領軍亦甚強世昌奏調近畿第三鎮駐長春其統制則曹錕廬永祥亦統領之一也復調王振畿一混成協駐奉天此皆調用之客軍也其薪餉支諸原省又自編步兵兩協以王汝賢潘矩楹爲其統領立東三省督練公所於盛京以田中玉爲總參議吳祿貞傅良佐劉之潔等爲參議段祺勛爲兵備處總辦管雲程爲參謀處總辦岳開先爲教練處總辦三人皆留日士官學校學生也以王荃善筭糧餉聶沔魁筭軍械於吉林立督練分處以王揖唐爲參議黑龍江暫緩設置凡講武測繪憲兵諸學堂亦同時開辦此其籌備新軍之成績更奏派張勳爲淮軍翼長率所部淮軍駐昌圖薪餉奉直協支孟恩遠爲吉林翼長倪嗣冲爲黑龍江翼長設奉天防營營務處以度支司張錫鑾爲總辦分中前左右後五

路各置統領。分統以張作霖。馬龍潭。吳俊陞。馮麟閣等。分充統領。江省軍以許蘭州爲強。姚福升次之。此其籌備防軍之成績。是其新軍仍仰給於北洋防軍。兵士漸多。土著而強。半則俗所謂胡子的流故地方官獲盜訊供什七。皆自承爲防營兵勇。其軍紀可知矣。

第五章 內用時代之徐世昌

世昌之治東也。傾所領鎊餘。各省協濟。以營新政。養冗官。故其時奉天新政之完備。幾冠國內。而京省游士亦赴之。猶水之就壑。然是二千萬者。年餘已告罄。後無以爲繼。又間島交涉日迫。解決無術。時袁世凱已被逐。乃乞奕劻營內調適。郵傳尙書陳璧爲臺諫。劾罷。遂奉旨以世昌繼之。而移雲貴總督錫良治東。時載澤掌度支。素嫉世昌。頗囑良察其浮支而載灃終信其賢。告良以蕭規曹隨。其後覈明其浮濫。欸甚多。疏聞皆免。置議其運動手腕之敏。妙視世凱亦不多讓矣。自此內任郵傳而樞府而內國。以迄清亡焉。

郵傳部 郵傳部者。謂爲行政之機關。勿寧謂爲貿易之公司。而尤公司中之腐敗。牽

溷者也。然內之奄寺外之親貴及樞臣富陳璧掌部時莫不餽以鉅金故諸官皆倚之爲利藪非個中人不令承乏也。或謂世昌未受事已許載洵濤月費各萬五千金是雖不可知而皆有所分潤則無疑義是歛取之何所鐵路局是已梁士詒自調部卽筦路局事其於公私計畫皆甚周備歷任堂官咸倚之爲左右手其副則葉恭綽龍建章也世昌既蒞任一仍其舊事皆聽之士詒唯津浦路政則奉旨自爲督辦者乃舉朱啓鈴陸勤伯等分司之所據固膏腴揮霍如意動濤洵濤那桐等益佩其賢能未幾遂授協辦大學士時同官者科名以世昌爲最後而竟膺爰立莫不稱異數也。

軍機大臣 軍機處世昌舊所回翔地也自戴鴻慈沒世續洵其門人吳郁生郁生雖工夤緣而闇庸絕不識政體載濤自歐美考察陸軍歸國力陳日俄謀我之急非速變法立憲不足圖存載濤命共樞臣議續郁生一詞不能贊濤謂軍機政所從出而大臣才若此事何由辦因力詆續郁生而洵世昌舉其治奉政績有整潔之馬路嘹哨之軍樂壯麗之公署皆可頡頏外國濤亦謂朝臣達新政者世昌必首屈一指遂言於孝欽罷續郁生以世昌代之郵傳部則授諸所洵之唐紹儀恐他人接任或有更張也時張

鹿皆沒。漢大臣唯世昌。寵最固。袁黨自戊申冬。勢漸絀。至是得其護持力。始並響用。內閣協理大臣。庚戌冬。清室以彊臣及士民等籲懇縮短立憲期限。定於明年先設責任內閣。辛亥四月。遂授奕劻爲總理大臣。那桐世昌爲協理大臣。世昌告桐曰。此席予居不稱。唯慰庭才足勝任。而以朋黨嫌疑不便論列。奈何。桐曰。是何難。我言之可耳。乃具疏以疎庸辭職。洊世凱端方自代。當世凱罷後。有稱頌其人者。載灃皆嚴斥之。其時。視逐之。趙秉鈞陳璧胥袁黨也。自世昌再贊密勿。世凱謀起。用甚力。親貴咸賴爲疏。通。至是。桐疏雖未報。可而亦不加以申斥。然載灃心終不慊。財政事皆專斷。內閣不得過問。以其妻爲隆裕女弟。灃等俱畏憚之。無如何也。唐紹儀任郵傳澤事。事務與相左。不自安。乞病去。世昌欲洊陳昭常而澤已堅舉。盛宣懷灃不敢却。竟任宣懷。及宣懷蒞事。撤銷士詒鐵路局事。代以李經芳。經芳諳練精敏。尤在士詒上。事無不理。宣懷附澤。其視內閣蔑如也。故世昌謂爲一半責任之內閣。而此一半責任者。其壽命亦不能長。僅五閱月。以亂事議選舉組織完全責任之內閣。世凱當選。世昌遂罷政。

軍諮大臣 袁內閣者以國務總理而兼行海陸軍大元帥職務者也。其權力之偉。稽

之。歷。史。唯。梁。冀。曹。操。王。敦。足。以。當。之。歐。美。先。進。國。所。未。聞。也。而。以。軍。事。計。畫。論。參。謀。總。長。必。爲。大。元。帥。腹。心。此。則。各。國。皆。然。袁。氏。腹。心。雖。多。而。言。親。密。終。無。人。能。越。世。昌。者。亦。爲。朝。臣。所。共。認。時。參。謀。本。部。未。成。立。以。軍。諮。處。爲。過。渡。之。組。織。任。軍。諮。大。臣。者。則。載。濤。毓。朗。也。清。室。既。履。行。立。憲。誓。言。親。貴。謝。政。遂。以。世。昌。代。爲。軍。諮。大。臣。是。時。陸。軍。部。蔭。昌。早。輸。誠。於。袁。氏。而。軍。諮。使。良。弼。堅。持。不。附。事。皆。專。決。絕。不。稟。承。於。大。臣。故。世。昌。雖。任。軍。諮。初。不。治。事。而。軍。諮。處。之。實。力。亦。僅。能。指。揮。禁。衛。軍。其。他。調。度。咸。受。成。於。內。閣。故。是。時。謂。爲。無。參。謀。之。軍。事。時。代。亦。可。

第六章 清室退後之徐世昌

世。昌。官。僚。也。其。不。欲。改。帝。制。爲。共。和。情。也。以。疎。遜。小。臣。數。年。卽。躋。宰。輔。其。不。欲。清。室。之。亡。亦。情。也。而。清。室。之。亡。不。亡。於。他。人。實。亡。於。其。總。角。論。交。同。膺。貴。顯。之。袁。世。凱。以。清。較。袁。覺。袁。爲。親。於。是。不。得。不。割。其。嚮。清。之。心。以。嚮。袁。且。世。昌。固。知。袁。最。深。者。也。以。其。跋。扈。貪。恣。斷。斷。無。實。行。共。和。的。思。想。特。藉。之。爲。假。面。具。以。酬。其。代。清。之。宿。願。事。成。則。面。具。脫。而。共。和。取。銷。矣。是。臨。時。之。假。共。和。制。於。官。僚。黨。亦。無。所。害。以。是。二。者。故。清。室。之。亡。帝。制。

之終。世昌皆不甚厝意。唯壹志以助袁氏之成功。力洊袁氏。爲湖廣總督者世昌也。乞袁氏組織內閣者世昌也。言兵事當專屬之內閣他人不得掣肘者世昌也。清室退位請以袁氏爲全權代表者亦世昌也。全權代表者結局帝王之代表而臨時總統之別名也。袁氏攬得此席其願鑿而徐氏之願亦鑿。

讓帝太保太傅 世昌雖助袁氏而以受清厚恩終不能遽與之絕。又袁氏有所要求於清室爲已所不能直接談判者更不能不任世昌爲代表。於是令隆裕授爲讓帝太保其頭銜雖尊而實閒曹何者讓帝就學已有其父載灃照料又有陸潤庠陳寶琛授讀初不必另求保傅也。故清袁之際授受禮成袁氏已屈就爲總統世昌遂託言國變憂憤力辭太保避地去青島其去也世續踟留至哭失聲隆裕亦泣勸其勿遽行而世昌卒毅然舍之去蓋無此行不能脫清室職掌不脫清室職掌不便爲袁氏相國青島者世昌三窟之一亦即明修暗渡之地也。吾嘗謂其爲讓帝太保時代即其爲袁氏參謀時代也。

青島隱居

徐氏自東三省歸已營屋置產於輝縣天津亦建廣廈而此行不避於祖

宗生長之天津亦不避於少時游釣之輝縣乃與張人駿周馥等翩然共集於膠澳是蓋有故矣當其將去京師袁氏挽留亦切終以遽仕無以對清室尤於二年後出助爲理袁氏等其二年期太長駐津則慮袁之煩擾故寧遠適若河南則以大局未定恐致意外亦不敢居故寧處海角然雖居青島而與袁氏信使往來月恆數起嘗對張人駿言凡此皆爲維持清室優待條件非有他也時溥偉以宗社黨首領亦駐其地然絕少過從載振曾一度來訪或謂屬其父奔助私產之關繫雖未能證實而其與宗社黨無連帶則可斷言也青島置產皆周學熙代爲經營聞可值銀四十萬

出任國卿 袁世凱既改約法師美國爲責任總統制改內閣總理爲國務卿之機要局局長也任此第一任國務卿者爲誰卽隱居青島之清太保徐氏也當氏避地時其表示於清室者爲遭逢鼎革隱痛在心從此不預世事其表示於袁氏則卽仕媿對清室約二年後出山而此兩種表示並不得謂爲可信蓋氏老謀深算生平未嘗冒然從人致一次陷危險彼深知民國初建黨人之囂張各派之把持以袁專斷可決其若水火不相容與其貿然出而任紛爭時代資疑負謗之總理孰若少緩須臾出爲統一時

代養尊處優之國。卿所以一蒙特簡。欣然卽出。蓋已計之爛熟矣。謂予不信。則請昧其告趙秉鈞之言。『凡事當求一穩。今日百事不穩。總統總理徒負虛名耳。苟能穩也。一知事亦可樂。奚必高官大爵哉。』是以明明自道其心事矣。世凱亦知之。故送其去青島時。臨別有言。『俟我將這一起子昏小子拿了。再預備着迎接老大哥。』所謂昏小子者。卽指一切異己者而言也。當氏出任國卿時。內之各部院外之將軍巡按。雖不必皆袁氏爪牙。而絕無孫黃餘黨。溷跡其中。故對於中央一致表示服從。而陸軍部之段祺瑞參謀部之陳宦。其重視國卿尤倍於向日之總理。世凱專主外交。及對付黨人。其他官吏黜陟。舉世昌主持一時。東三省舊吏充塞內外。張元奇許士英之流。可勿論。卽如鄭焯輩。一舊時從官耳。亦皆分據各省之要關。腴稅計其爲國卿時。間雖非甚長。而故人位置無遺。然初無攬權名。蓋其生平行事巧妙。沈靜大都類是。世凱奸雄。其才略非氏所及。若穩健深沈。似又在袁氏上矣。而值日人提出苛酷之二十五條件。段氏方長陸部力主戰。世昌笑曰。以芝泉之經驗。猶輕言戰。何耶。然屢列席會議。始終主婉辭拒絕。或聯英美抵制。而袁氏謀稱帝。亟欲以是見好日人。遂定約定約。翠日氏卽托病。

不至政事堂凡十餘日袁頰勸駕乃起而自是寵亦少少衰矣

第七章 世凱僭號前後之徐世昌

袁氏之終必稱帝世昌知之有素矣當清未讓國時段祺瑞主舉袁爲民主段芝貴主推袁代清稱帝二者莫知適從以決於世昌世昌曰民主順時姑取之以俟異日梁士詒議亦與相同當第二次革命平定適居青島聞而告周馥曰從此慰庭得行其志矣所謂志者卽大位也迨旣出任國卿見各省民黨謀反對甚烈雖失敗而前仆後起北洋軍人則馮國璋意漸攜貳段祺瑞尤不直袁所爲東鄰日肆陰謀以帝制爲餌而攫我利權知國體之不可遽改世凱屢示意皆默然不應一日載振銜奕劻命晉謁謂項城天與人歸似宜速正大位俾天下寧一世昌笑曰然則君父子何不勸進振曰恐貽我宗人笑故以告子乞爲領袖敦勸項城曰然則我不獨畏貽舊日同官笑乎望君勿再言振慙沮去以告克定克定以其父唯徐言是從遂以帝制說告之且謂世凱意已決乞勿見阻世昌曰我不阻止亦不贊成聽諸如好壞之一日世凱小病入閤疾適袁乃寬亦在座世凱欷歔謂人生不能無疾病生死不自料以予自問雖才不足望古

並世似無居予右者。然任事幾四年，志未盡展。設我去位代任者，雖已預舉其名，藏之然而其才力或尙遜於予。中國後來安危正難預卜耳。乃寬遽起對總統，有任期何足盡。公才毋寧改國體語至此。世凱以目視世昌，俯首若不聞者。遂罷議。然自是每晚不延世昌入計密事矣。克定知之，乃屬孫毓筠、楊度爲籌安會當發起。時氏卽說世凱曰：事雖勿論是非，而不可不計利害。默揣時勢，誠未敢期其必成。設竟廢於半途，將以何術轉圜？袁聞論愕然曰：國中握有權力者，豈亦有反對我者乎？世昌言陸榮廷等不必論，卽相從最久之馮國璋、段祺瑞，已自有意見。故知其不易。越日准祺瑞請罷職，養疴復密派人南下偵國璋舉動，見其捕戮民黨甚夥，意乃釋。世凱又告之曰：今爲衆人所推予，雖欲辭亦不可得。恐不日卽成事實矣。世昌曰：事實不易成，私計苟稱，帝非有銀萬圓，雖辦蓋典禮之籌備，言論之收買軍隊之犒賞，皆將取資於是。而今日庫儲如洗，其以三法應付之，世凱爽然議中絀已。而梁士詒擔任財政，謂能以三旬籌足八千萬圓，袁父子大喜，遂買人勸進，進行益力。氏當此際，蓋有不得不去之勢矣。

避帝制之辭職 氏之反對帝制，蓋爲袁一身熟計利害，而知其事之萬不可行也。然

袁已醉心甚言不能入初以肺病辭不允遂不視事克定告其父曰彼願爲清室逸臣曷放歸以成其高蹈世凱尙不允而京師有爲流言者謂段將舉義討袁世昌爲主謀人皆知其荒誕不足信而世凱則恐段徐世襄爲害於是遂許世昌去第諄諄勸其駐津門蓋慮其遠離或爲民黨所誘是時袁氏肺腹生戈矛爪牙咸有戒心焉

再任國卿 蔡鍔起義雲南雖出世凱意料而以陳宦在川湯薌銘在湘皆南人助已甚力者必能却敵時劉顯世猶無所表示以滇勢孤益不置意未幾黔叛未幾川軍劉存厚亦叛是時世昌卽馳書楊度勸其商之克定設法弭前議克定不能從嗣曹錕張敬堯馮玉祥雖力戰於川而勝負互見敵益銳進陸榮廷方自請討滇突反戈圍龍觀光於百色世昌再上書世凱謂卽今猶可轉圜排除期諸異日世凱得書悔前舉冒昧決意取銷帝制克定乃寬等猶百端阻撓世凱曉之曰非相國孰能爲是忠告者汝曹勿置我竈上自是羣小乃不敢更言蓋世昌任國卿時世海命稱之爲相國也黎元洪亦勸袁氏起用徐段徐指世昌段指祺瑞二人皆袁黨而獨不附帝制者也於是復任爲國務卿時論譏以四皓未終馮婦已再謂袁改元時曾封世昌趙爾巽張賽李經羲

四人爲崇山四友。遇以賓禮。示不臣。天子之意。易順鼎。嘗上詩。世昌譽其爲新君故人。若漢嚴光。世昌曰。特恐白水真人未逢。運會耳。蓋已逆知帝制之必不可成矣。及再任事。首電致國璋等。謂元首以息事寧人爲念。取銷帝制。若有不體此意。恣謀獨立者。皆自絕生成。應予誅伐。而我同袍亦應努力同心。共衛中央。云云。時已知馮首鼠兩端。故以是傲人。無何。浙獨立。南中爭責袁。袁退位。袁議大舉征南。世昌謂陳宦巧滑難信。川事必不可支。已而陳果變。蓋陳爲錫良所拔。良於己酉代世昌爲東三省總督。軍事一取裁於宦。宦則務去舊將。如王振畿。王汝賢之流。皆世昌親信。而並逐去。代以其鄉人藍天蔚。石星川及參戎幕。乃詔事袁氏。無所不至。世昌宿卽知其翻覆。雲雨至是竟驗。自以經驗。雖富而指揮調度。非所諳。力洊段祺瑞。以陸長兼組內閣。冀平南亂。蓋其時陳樹藩已逐。陸建章於陝西晉豫皆阡危。然知樹藩實承祺瑞旨。非祺瑞秉政。戰禍斷不能已。世凱亦然。其言遂任祺瑞爲總理組織內閣。允世昌辭職去。

重組內閣之辭職。段氏雖允就職。然以反對帝制。故終慮袁氏懷疑。莫釋。乃先就世昌決進止。世昌因極口言袁氏無他意。時局亟宜收拾。促其速任事。然段猶欲留其同。

組內閣復固辭且曰今萬人任交通何殊老夫在閣萬人許士英字其舊僚也臨行勗祺瑞以固北洋團體保項城威信釋民黨夙嫌其論北洋團體之不可渙散呵嚙往覆三致意焉計其再任國卿期僅一月軍務方殷行政初無發展既卸肩遂遵京漢路至彰德返輝縣居焉

輝縣之歸隱 帝制失敗袁氏愁憤致疾病篤時飛電召世昌入京師比至袁已彌留相見揮涕謂曩不聽兄言致有今日國事任黎段爲之唯家事恐兒子輩處分不當敢以託兄且乞主持喪務世昌慨然許諾及袁歿喪葬之儀頗摹古帝王補其未完之志也袁氏私產本踰二千萬自起發籌安會克定以已財三百萬助之後復有所取攜數至七百萬至是乃囑梁士貽周自齊等爲設法彌補而爲其兄弟析產定家範皆世昌一力擘畫既就乃復歸輝縣日與幕客登蘇門探幽尋勝追逐樵牧幾一年前此居青島雖曰避地而袁氏諮訪頻煩天下大計莫不與聞李經邁稱之爲海濱宰相計自丁酉出襄小站軍事十八年來未嘗息肩至是乃眞得閒放故徐氏優游之樂此爲其最矣其在輝縣有住宅有別墅有田有地皆其友朱鐵林所爲經營即東三省總督任餘

資也。

第八章 黎馮時代之徐世昌

世昌嘗告人。吾與清室及項城皆有不可解之關繫。今清室退。項城殂。吾其安雲。泉狎鹿鶴矣。而孰知其歸隱。未經年。電招函促。專使安專車。已絡驛不絕。然皆謝不出。已而有府院之爭。黎元洪段祺瑞交函乞其出。迺以專車不獲。已乃至京師。

孫徐之交闕。孫洪伊者。當前清時。以聯合請縮短立憲期。得名入民國。充議員。四年。袁氏僭號。乃南下。與諸民黨攜手謀反抗。最力馮國璋。之不附。帝制贊成。恢復舊國會。皆洪伊力。袁殂。段依法組織責任內閣。遂任內務總長。徐樹錚者。段氏門人。才兼文武。爲北洋派中後起之秀。當段氏反對帝制。屬陳樹藩。逐陸建章。其擘畫之力。居多。段組閣。任爲國務院秘書長。且兼陸軍部次長。洪伊固富家。好大言。每議事。旁若無人。及長內務。舊有官吏頗多。更易衆有違言。京師警官亦不盡服其指揮。樹錚惡其驕。嘗爲祺瑞言。孫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段漸防之。適段自負責任事多專斷。而內實樹錚主張。每有議案。須命令發布者。元首不得改。易元洪頗不能堪。其左右如哈漢章。饒漢祥。黎

澍之流亦數持國務長短請元洪詰責更正樹錚不從反以惡聲府院惡感日深洪伊以段徐專橫恆於衆中醜詆之而樹錚謂每院有密議輒爲外報登載實洪伊所洩非襪不可在外則江鄂贛中立西南助黎餘皆附段彼此相持形勢日惡念非世昌無人能平虞之訟乃交迎之至之日議員官僚軍人商民無分新舊黨傾城逐於車站其對於諸人正色教誡若師保然且謂元洪左右非人而祺瑞自信太過循此不改必致病國二人謹受教初欲調洪伊農商部樹錚專任陸軍爲解釋已聞洪伊頗挑北洋軍人內衅世昌惡其害團體遂屬元洪下令免其任復令樹錚自辭職爭乃已而洪伊銜之甚矣是行也先期宣布宗旨不受職掌不入政界專任調停調停就緒卽還鄉里既息爭將還輝縣黎段挽留甚堅乃允暫住天津

徐州會議

復辟之先有徐州各督軍之會議其發表者則各督聯團結體以抗兩院

議員蓋國會屢與內閣齟齬且常質問彈劾張勳等驕橫不法狀武人嫉之乃舉勳爲盟主以示抵制或曰出祺瑞指是不可知矣而其內容主復辟實不可誣馮國璋倪嗣冲皆謂民主無人服從徒召變亂自不若用君主制用君主則以清室爲最宜然謂非

至時局不能解決時不可行此策非謂立即動作也曹錕以所議質之世昌世昌曰會議以固團體無不可唯復辟不宜行且有害於清室錕乃述是語馳書告諸督衆皆躓之先是唐紹儀爲第一任總理以侵蝕此款爲議員軍人所交訴潛逃去世凱惡其附於南不再召用紹儀數託世昌爲疏通皆不得當遂懟袁帝制禍作亦隨民黨發商電責讓世凱及帝制取消復逼其辭總統世昌聞而恚曰無袁唐安有今日今乃挾私忿排詆至此何無良乃爾及段組閣南方皆要求以紹儀長外交不得已提付議會一致通過國璋勛等遂通電舉其醜行布告國中且曰若紹儀任外部其所訂約章各省皆不承認紹儀遂辭職此爲督軍與議會爭持之起點或謂實世昌暗中主動確否殊不敢必第會議之經過及其結局各督皆報告於世昌且乞其指導焉

浙皖各省獨立 府院之爭雖以孫免徐去形式上得平靜而乃暫時的非久遠的徐名辭職并未下野孫則往來游說於官僚政客武人之間及議對德絕交加入協約國黎段出見益相左而各督初亦不以爲然乃召之集合於都門於是態度陟變一致主張絕德段氏復出其種種迫脅勸誘的手段俾議會通過益予智自雄視元洪如贅旒

哈漢章等以有南援。數鼓動元洪。逐段而孫洪。復謂已得馮國璋。李純。可擁戴。黎氏。黎乃明令。罷段職。以外長伍廷芳。代行職務。段氏立赴津。世昌知耗。跌足嘆曰。不圖爭竟不息。且益加劇。乃告段氏。謂將面黎爲疏通。段且之乃止。段既罷。楊善德。首先履行。徐州議約。宣告與中央脫離關係。倪嗣冲。張懷芝等。繼之舉張勳。率所部。問罪京師。復開簡單會議於天津。有主卽逐黎。復辟者。勳謂承東海指示。時機未至。勿遽舉。今可置不論。衆亦曰。然時元洪。雖命李經羲組織內閣。而亦有悔心。聞勳至。遣人迎候。甚恭屬其調解。勳亦慨然。自任衆皆不知其欲謀復辟也。

張康復辟

張勳平日告人。以在清從清。清退從袁。他人皆不足邀。其一盼元洪。有長

者。名益不爲所重。然承世昌指。亦不欲突復清室。故天津會議。謂復辟說可罵勿論。所以釀成七月之禍者。則康有鈞。萬緇拭之力爲多矣。有爲考慕威儂。貪勢位。完全爲守舊官僚之思想。其平居立號。房掛號。出入稱大人。故其復僻。念視他人尤亟。聞勳北行。謂時機已熟。立赴南京。詢馮國璋。張少軒已入京。謀復清室。有諸國璋見其驕漫。應曰。然且謂少軒需君甚殷。意益自得。趨程北上。過津走訪世昌。世昌知其來意。辭以疾。有

爲草詔書多紙。星夜入春明授之。勳勳意猶未決。一晚醉歸。萬緘拭說之曰。失今不圖。後且無及。勳曰。然則何以對東海。繩斌曰。東海過持重。設乞帝以政權畀之。彼義不容辭。終當一出勳方。被酒撫掌稱善。立下動員令。叩禁門入謁。讓帝擁之受朝。謁電促世昌速出。世昌復電謂衆議未協。奈何。冒昧行此。更電世續謂必有變故。囑其轉告諸皇室。安靜自守。勿附會妄動。未幾祺瑞果偕梁啓超入陳光遠營。誓師討勳。瀕行走別。世昌世昌曰。此非清室本心。不得以是罪之。卽勳亦一時蒙昧。當念北洋同袍誼。聽其行。祺瑞笑曰。我亦曾食清祿者。甯俟公囑哉。若少軒者。未必就縛。卽就縛亦當縱之。公可勿念及亂。平段重登臺時。南中頗坐罪清室。請取洋優待條件。而北軍官李長泰等亦。有是議。世昌乃走京師。晤國璋。祺瑞維持清室。屢行條件。二人皆署諾。遂返天津。是役外論多指世昌爲主動人物。稱爲宗社黨首領。其所親吳笈孫勸其辨白。世昌曰。世繁（笈孫字）何磴磴似此毀譽亦足計耶。

南北戰鬪 當浙皖獨立張勳入京。魯元洪解散議會之日。兩廣等省遂聲言自主。馮國璋初就任。問調和南北之道於世昌。世昌曰。當先固本。派團體對外。乃有實力有實。

力。然後可言調和。蓋已逆料瑞祺過聽樹錚國璋陰持首鼠必致衅未凶終也。馮後數有諮訪乃託詞往祭世凱墓避之彰德已而曹錕堅迎之乃復至津錫舊官第三鎮統制世昌部屬也事之如長官每見行舊日儀注當張康復辟直省長朱家寶首贊成或亦謂其出世昌指既失敗段欲罪之錕爲請免一日遇於世昌坐中家寶自承不從師相言致爲人所累師相謂世昌也故錕知復辟謀世昌絕不與聞益服其先見大事多諮而後行。范王退走倒段失湘錕初附江鄂贛三督世昌戒之曰從此北洋軍人團體解散皆諸君之過他日爲人魚肉悔且莫追錕大悟適張作霖亦截械派兵人關威嚇國璋段遂復任焜與張懷芝倪嗣冲等集合天津皆至世昌邸商計世昌頗以范國璋王汝賢與傅良佐爭督爲北洋派破壞之始不可不防良佐雖湘人而實北洋學生舊官奉天督練處參議亦其部屬也於是曹張皆請赴前敵督范王等戰爲桑榆之補當焜行時世昌誡之曰戰事當以湘境爲限湘定即可言和平粵平桂皆空談事實上斷不能行焜謹受命世徒知有曹張之任戰段遂重起而不知暗中指揮固自有人在也。又徐樹錚之運動張作霖派奉軍駐紮近畿爲段閣復活一大緣因而樹錚初至瀋陽

作霖遇之。落落說莫能入。乃屬許士英。乞於世昌。張始壹志。助段。蛛絲馬跡。亦可覆按也。

馮段暗鬥。國璋者。好行小惠。貪貨財。而惡多事人也。祺瑞者。剛愎。自是務攬權樹黨。人也。國璋將北上就職。已先通款於岑春煊。陸榮廷。爲外援。又以李純自代。陳光遠。督贛。爲內援。乃始赴京。祺瑞弗及知也。專橫恣縱。一如元洪時。主任一道。尹國璋亦不能自主。莫從。求賄賂。益憤。遂嗾范王退兵。江鄂贛三督。主和以實行。倒段。適李純以後輩起。管大疆。旣感國璋恩。復納孫洪伊說。欲以議論取酬於副總統。遂如國璋。命發起和議。湘西南撤防。良佐逃長沙。陷祺瑞。無如何。辭職去。代以王士珍。士珍直派領袖。其資格學識。皆與段齊衡者也。當士珍組閣。世昌即告以國璋不應。用陰謀自殺。致團體破裂。若志在和平。儘可開誠布公。示之於衆。故士珍就職。其對人恆言。戰不可續。梁士詒初蒙赦。至京師。知馮段惡感日深。即請世昌任調解。世昌曰。往者府院明爭。吾能解。今乃暗鬪。老夫不敏。無從爲役。第對軍官。入謁者。則諄諄以勿自裂團體爲人所乘。及第三次天津會議。曹張藉詞逗留。未幾。吳佩孚又受國璋旨。師范王。故智退兵。主和。

知循此以往。皖直派必分裂。事益不可爲。乃示意士。詒願上臺。解決時局。其對於馮段。主同留。否則同下。野若一留。一去。更足激起暗潮。世昌所之弗欲也。

第九章 被舉前後之情形

著者草此章。勢不得不少采之報紙。然必地其翔實。不乖於北派內容者。諸君當知世昌之被舉。是臨時的。而非預定的。是段之所喜。而非馮之所喜。是自願擔任。而非人之所強迫。何以知其爲臨時。而非預定。東海任總統之說。上年已有所聞。然實世人擬議。揣度之詞。在馮段方面。固無讓徐之心。卽北洋派諸要人。亦無擁戴之志。誠以屢次表示退隱。意甚堅決。更無勸駕之餘地。卽安福派組織成立。舉徐聲浪益高。而乃徐樹錚陰謀之一事前。託名舉世昌暗中。實預備推祺瑞。初不料其弄假成真也。馮派知其然也。忿不可忍。於是重尋故步。嗾佩孚師法。范王李純等。重理前託。而國璋亦脫去。面具置南下督戰。犒軍前事。不題昌言。已意專主和平。而爲人所阻。予祺瑞以頂門一針。此段不能當選之一。因呂公望久附中央。上年且從之征川。而樹錚疑其爲南人。置之閒散。久鬱鬱弗樂。國璋乃說之南下。果一舉而潮州安。浙軍變。平粵計畫完全打消。此

段不能當選之二。段自重出組閣濫借外債損失國權國人莫不痛心疾首而自以東鄰爲強援孰意日人得步進步曾不爲段氏少留餘地而寺內閣壽命亦蹙對內對外勢皆局脊此段不能當選之三。因段既不能當選而安福派爲樹錚所組織張作霖復增兵至畿甸國璋更無扶正之希望於是舉徐之說遂由空論而漸趨於事實適佩孚退兵卅昌知皖直將起大闕亦自任上台解紛於是此事實立即發現何以知爲段所喜而非馮所喜將貪兵疲祺瑞詎不知之作戰志已寢懈矣故謂段持平南主義勿寧謂其持平馮主義也故段所宣布始終皆云與馮一同下野今既一致推徐馮之總統夢已醒卽副座亦不可保諺所謂求官不得并失秀才者也馮氏丁此慘戚段氏當然愉快而馮又專挑北派黑感不以分離爲嫌之一人徐則至初迄終皆以堅固北洋團體爲宗旨之一人是馮不特人退其所抱之野心所布之計畫亦將隨以消滅彼樂則此憂彼憂則此樂仇讐者大都然也又何以知爲自願擔任而非人所強迫徐氏自願上臺之說從未見諸報紙或將疑爲著者所捏造而不知其事固明明可見也自入民國徐氏雖與卅凱有至深之關係而一避於青島再避於輝縣乃於袁氏死後竟久

駐津門。此中意味已可令人研究而直曹奉張及士詒自齊等來必登其門。雖曰舊屬情殷而過從既密。世昌對於時局斷不能無所表示。既有所表示則議會一致推舉必非冒昧從事矣。及選舉期近又由津而京情更顯然著者得京師友人書謂士詒對客有東海已願犧牲一身之語。所謂犧牲者非即舍身救國之謂乎。然則出於自願彰彰明矣。

安福派之組織

此純爲金錢集合無政治臭味可言。其金錢有樹錚擲自奉天軍帑

者有祺瑞提之參戰處者然議員所得不過計五其半皆爲王揖唐私有揖唐當袁世凱時代即以包辦政黨致富者也。自士詒入覲交通系合併勢益澎漲當時國璋未嘗不欲別豎一幟以相抵抗而爲國務院把持財部不容馮濫提一錢欲以私財經營又爲慳念所阻遂坐視樹錚揖唐等所爲無可如何。然安福派成立之初其預定實祺瑞總統作霖副總統樹錚總理不及其他自財神賁臨小徐總理遂受一打擊及曹張逗留而作霖副座亦受一打擊迨湘閩兵變金幣制爲外人反對祺瑞總統更受一打擊有此三故遂不得不讓此時勢所造之英雄一登臺舞臺矣。唯祺瑞樹錚擲數百萬金

錢僅僅博得倒馮仍不免爲他人作嫁宜王克敏笑其不值也。

兩院投標前之預選 選舉不能無競爭有競爭不能無運動文明國之先例然也然不以政見爲前提而專乞靈於金錢則當讓中國爲特出矣故此大兩院之組織除研究系尙有希望統一之心交通系安福派其目的唯在勞力與金錢對於時局殊無何種之觀念金錢既已入手選舉自能一致蓋不必有事前談話先期之預選矣而斯故明明中華民國之參衆兩院也又明明參衆兩院選舉大總統之期也雖內容不必文明而形式終當完備於是九月三日大平湖之預選會而是會之先已有研究系與安福派之談話會談話會之先又有小徐梁王之秘密議會秘密議會樹錚所提出者則前敵形勢已變段不願當選而北派中心之人物足以推倒國璋者莫過世昌乞改舉世昌揖唐專主攫財他無所容心士怡則希望徐之當選尤切於舉段故皆無異詞研究系既知勢力不足敵安福且亦認欲統一南北世昌爲適宜人物遂舉代表藉忠寅藍公武等約士詒爲談話會卽言該會亦順人心之趨勢預備一致出席推舉東海且願拋棄其速舉總統之疑念以與各派攜手揖唐原定演說詞專從統一立言認段。

氏爲強毅有力足以統一國內云云至是乃改稱現時人物足當選元首者不過東海合肥河間三人而就三人論則合肥河間亦一致推崇東海蓋其德量治功爲文武新舊所共服且爲東西洋各國所贊成故本派選舉總統認東海最爲適宜及投標以到會三百八十四人除一廢票外其三百八十三票皆舉世昌全場大悅懽聲雷動黨員雲錦光謂各國議會例舉政黨魁爲總統今日本部既一致推舉東海東海卽本部黨魁乞部長轉達東海務認本部爲根據地不可若項城黃陂小視政黨然吾知世昌絕不承認是說而以安福俱樂部爲大本營也

兩院投票時之情形 當未投票之先士怡揖唐日奔走於各黨員招待所接洽親密所謂招待所者以各議員純抱金錢主義無政見可言既無政見卽不成爲政黨乃特藉籍貫爲分別以如是烏合之議員而議長反降尊紆貴籠絡之若恐不及者以時有流言謂王克敏領國璋資二百萬亦從事於暗中收買故往來招待所明示親近暗實稽查至屆九月四日是日各招待所皆有秘密偵探多人邏巡由樹錚備汽車十輛分載衆員至院迨檢票結果計到會議員四百三十六人除祺瑞得五票張騫王士珍揖

唐各得一票。又廢票二餘四百二十五票。一致舉徐。是日議場及院門防護甚嚴。旁觀皆有限制。既散會。梁王皆赴徐。邱勸駕世昌。仍爲循例之謙讓。且通電各省政軍官。及在野之趙爾巽。西南之岑春煊等。其原文雖見諸報端。而非此不足證明世昌被選之出於自願。而其願罷戰息事之意。更溢於言表。故不嫌其復而一載之略。謂「世昌克膺斯選。自問愛民愛國。豈後於人。初非沽高蹈之名。並不存畏難之見。惟念國家杌隳之形。默察商民顛連之狀。質諸當世。返諸藐躬。家有非莠老之軀。所能稱職。並非謙讓。實本眞誠。謹爲我國會及各省軍民長官並林下先生一言。幸垂聽焉。民國遞嬗。變亂屢經。想望承平。徒存虛願。艱危狀況。什百常時。道德不立。威信不行。紀綱不肅。人心不定。國防日亟。邊陲之擾亂。堪虞。歐戰將終。世界之變遷。宜審其他。凡事實所發見。情勢所牴牾。當局諸公。目擊身膺。寧俟昌之喋喋。是卽才能學識十倍於昌處。此時艱亦當束手。此愛國而無補於國。不能不審顧躊躇者也。國之本在民。乃者烽火之警。水潦之災。商業之停頓。金融之消耗。土匪劫掠村落爲墟。哀窮民無所告訴。吏無撫字之人。民鮮來蘇之望。固不暇爲教養之計畫。且不能蘇喘息於須臾。忝居民上。其謂之何。睹

此流離困苦之國民無術於善其後復何忍高談治理愚我編氓此愛民而無以保民
悚惕而不自安者也然使假昌以壯盛之年亦未嘗無澄清之志今則衰病侵尋習於
閒散偶及國事輒廢眠食若以暮齒更忝高位將徒抱愛國愛民之願必心有餘而力
不足精神不注叢脞堪虞智慮不充疎漏立見恐以救國者轉貽國羞救民者適爲民
病彼時無以對全國更何以諸對君子乎吾斯未信不敢率爾以從心所謂危謹用掬
誠以告唯我國會及全國之軍民長官盱衡時局日切隱憂所望各盡責任共濟艱難
云云』按所謂不敢高蹈畏難是明有用世之志通篇僅以齒莫爲辭而六四並非甚
衰且徒言番顧躊躇悚惕不安則非絕對不能擔任可知末乃乞國會官僚軍人各負
責救時絃外之音悠然不盡雖文詞未甚優美而審慎婉轉在不卽不離之間讀者卽
是可知辭乃謙辭終必就任既就任必先解北洋內派之爭再止南北之衅苟南方要
求不至予北派以難堪國內形勢必暫歸平靜若夫永久之和平精神之統一則世昌
尙非其才也

北派之歡迎

北洋官僚軍人皆袁世凱所參養而世昌則世凱之第二軀壳故諸人

之敬。世昌不殊其敬。世凱况曹錕。張作霖。盧永祥。皆其部屬。宜其被選之日。驩迎敬賀。之。電三譯員不克盡譯。其登門勸駕者。又不知凡幾。唯李純。陳光遠。初意在馮國璋。繼任逼段下野。今馮雖未如願。而段亦落選。且王占元已首先贊同。致電驩迎。謂救時救民。除東海外。無二人。李陳若不附從。則三督同盟將破。於是背其受恩最深之河間。亦一至推崇。東海營業貴。投機若世昌之當選。其亦投機之謂乎。至曹錕倪嗣冲張懷芝張作霖等。則事前已默認。或即其主動。其表示承迎。更不待言矣。

西南之拒絕 除孫洪伊外。世昌於西南諸人。初無惡感。其避帝制辭職。陸榮廷等甚稱道其賢。而此次終不能不示拒絕者。爭選舉機關之非法。與否尙厥飾詞。其內容則純爲顧全馮氏顏面。以見好於李純等。俾前敵北軍懈體。便爲直搗幽燕計也。試觀西南護法。非始自今日。其驩迎岑春煊等。亦非始自今日。何以伍廷芳必於段氏第二次倒閣時。始赴粵春煊。必於前敵停戰時。始就總裁任。蓋是二偉人者。蓋老官僚。其於利害成敗。熟思深慮。斷不冒昧。然從事實。皆對於馮氏方面。已有成約。岑氏在滬。與李純信使來往。人皆知之。所謀非他。卽舉馮倒段是也。馮非有愛於和平。特非和平不能得。

西南贊助以攬總統觀於漢口下關之焚劫則其人之果重民命與否國人當能憶之。岑陸等亦非有愛於馮氏特以兵力餽械的比較西南終非北敵非破其團體西南必無勝利可言幸已有孫洪伊溝通於二者之間乃益以扶正爲餌國璋果聞香吞鈞於是直皖破裂前敵態度日呈變幻粵中遂得及其閒暇組織軍政府觀於護法軍初起滇軍軍官及章炳麟等屢通電指摘國璋罪惡今則譚浩明反稱頌元首仁惠廣東軍府會議且聲言除馮氏代任外他皆視爲非法絕無承認餘地益顯然矣實則爲根本的解決元洪卽不應去任亦正不勞國璋之代攝也至李純則不自忖度亦具副座慾望王占元以轄境當西南之衝知北軍戰力已疲彼以和平自保地位陳光遠吳佩孚馮玉祥則絕係被動更無足言此類雖不盡關於世昌而實爲西南拒絕之內容與張本故並述之。

外人之論調自徐氏當選發表外論一致驩迎無不信其爲解決時局之適當人物。日本則有寺內內閣林權公使及其政商各界交電稱賀英公使造賀時勸駕尤殷京津外報方日訾詆政府者亦皆推信徐氏旅滬英美僑民曾聯合一份子具電敦勸就

職美報深望其與梁士詒攜手削奪督軍派之權勢東報則以振興實業恢復京鈔信用殷殷屬望後一問題信徐氏力所能及第二問題則目下實無從著手且徐氏亦不欲盡奪北派諸將之權特將來必取有限制的軍權則可無疑義也

馮段之態度前已言徐之當選乃段之所喜而非馮之所喜今復贅述其態度者則馮氏亦知雖有西南推戴而已之扶正希望已如泡幻若其默然下野是以年餘忍辱含垢之代總統換去官商兼營歲入二百萬之江蘇督軍心終不甘遂一面擁戴徐氏一面爲自身副座之運動其運動之法則以徐氏洊之於梁王預商諸議員作一致之推舉爲最妥然徐氏以固結北洋團體爲宗旨者也視馮視段初爲歧異於段氏留任尙無具體的辦法自不能先爲馮氏營副座於是不得不出於緩舉之一途然馮已饑涎欲流矣段氏生平服膺東海自不敢待之若國璋而世昌尤不欲爲虛名之總統此後專制之內閣決當有所讓步此義匪段知之徐樹錚等無不知之也故其戀棧之念已漸淡且自三次組閣倒行逆施人民盡罹塗炭利權送之外人究之事臨危急外援卒不可恃久已廢然思反第以馮之得爲主峯出已翊戴乃被其暗算彼不下野已亦

不甘獨去。然就今日論。段實皖黨領袖。實直黨領袖。爲消弭北軍惡感計。或並將堅留。不聽其去。或馮以副總統閒居。段則專參領戰事。是亦未可知矣。

第十章 徐氏之餘記

文學。徐氏者。完全俗學。未嘗究儒文之源流。正變者也。其少時。除八比試帖小楷之外。少少習律賦。以營食計。始攻四六排偶。爲賀弔箋啓。其師承。則坊行之分類尺牘。是也。及入翰林。始爲古近體詩。八年前於杭人徐花農所見。其數詩皆拙俗不足道。又在京師。及輝縣。屢見其所爲楹聯。對仗外無他。能故宮翰林十餘年。絕無文譽。鄉人王文錦欲洊入南齋。而潘祖蔭以其學儉止之。時稱編檢有八紅八黑之日。世昌八黑之一也。及贊世凱戎幕。始治公牘文字。雖詳明而冗複無裁制。其官奉天。章疏皆幕僚屬稿。關繫變通之制度者。則寄京令。吳廷燮起草。廷燮以博通掌故名者也。值初度。陳昭常周樹模皆有賀詩。世昌所和庸淺。僅能偕韻。又於行署左偏。募台建亭。題曰籌邊。然亭中所望見者。則清故宮也。命名義已不倫。字尤孱弱。其同年生宋育仁告余。在館日有人通書世昌。中有太息滿襟語。則訾其句失檢而不知出淵明詩序也。

瑣事。徐氏形式維新精神守舊人也。其治東三省首營公署築西式樓數十楹。繚以復廊。其中簾幔几榻燈屏皆用舶來品。費至鉅萬。則自住眷屬所陳設華麗與公署埒。出入則乘雙馬之車。宴客皆具西餐。奏西樂。辛亥冬。翦髮最先。近則燕尾之衣。革履行杖爲老官僚所罕見。人莫不以新黨視之。然其思想見識則純粹爲李鴻章所遺之官僚性。而參以袁世凱之雜霸術。故其當官偶出署警蹕之嚴。直同帝駕。對客頗矜重。多謙下辭。幕客則有狀元御史京堂等。以誇其從官之貴於軍人。則主籠絡爲己用。軍紀風紀非所計對異己者。雖未嘗出惡聲而終必排除乃已。錫良代其任以節省政費。裁參贊缺。錢能訓諧於世昌及入樞府。良有所請咸斥弗允。良不能堪。乞病開缺。載濤以其端方。洵受讓帝書。世昌復力言其不宜遂罷。其修怨可謂深遠矣。至平民政治亦所樂聞。嘗告趙秉鈞與其慕虛名行民主制不若用社會黨。雖擾亂而尙直截了當。故知其爲形式維新而精神守舊也。

又臨大事能擔當而值小變轉驚恐無措之人也。其督奉天會垣有商趙果亭者。以設劇園旅館起家。致鉅富爲商會總理。素爲衆所不齒。而頗工結納。得官吏驩一日以議。

增巡警捐各肆商乞趙代籲免趙不允且極言官廳之不可抗衆忿起逐之且勒取其關防令自辭退趙乃暗召巡警至捕數人去警局總辦王心齋假彈壓名縱諸警毆擊商民於是激成八月初三瀋陽罷市之潮然其事甚紆當時但撤王即可平定而世昌乃戒備若臨大敵數日不敢至公署衙齋衛兵加雙崗官吏投謁者概拒不見其驚懼情形聞者嗤之或有謂世昌蓋誤納人言謂有革命涵跡其中謀作亂然以奉垣兵警之力亦不值若此示怯也而其後往來京津數經兵變未嘗逃避今茲南北相持而北與北又相持外則強鄰日思魚肉乃慨然願就元首以息羣囂其能任大事又若此是可異矣

又節省私財而揮霍公帑之人也遼人有言錫良公私皆儉唐紹儀公私皆奢世昌則儉於私而奢於公者也庚戌夏見於京師衣一舊羅衫長僅過膝狀頗可笑陸勤伯爲予言在奉時渠筭支應局世昌歲支廉俸津貼十二萬而其日食及僕媪工資尙取給於支應局又京師陋習大員乘肩輿輿夫不必給費聽其設博肆以賭爲活後多易馬車無復故習矣獨世昌御者亦不給資令其蹕輿夫所爲巡警亦不敢干涉也

世昌。迄今家資不踰百萬。以衛輝田產爲多。青島所建屋間已售之。他人在北洋派大僚中。可謂至貧者。其資財所由積。則兩年東督年餘郵尙爲多。若軍機內閣。僅足供日用而已。雖陋規羨餘不能拒絕。而若端方誠勉等之賣缺鬻差。則世昌之所不屑也。家居雖惜費而餽遺不少。吝若假公帑爲私贖。尤慷慨揮霍。督東日外自奕劻以下。內自李蓮英以下。皆有月餽。載振偶乏用。立以五萬金遺之。聞乃取於糧餉。同者當宣統初。編禁衛軍。載濤爲統領。世昌以東槍械奉之。值踰百萬。蓋已將受代。藉是見好親貴。初不爲後任地也。其掌郵部。凡權要皆月貢以一二等票。若干張。時世凱家居彰德。其群從來往皆乘頭等車。初不給費。亦世昌力也。當清末造。親貴分助濤洵澤三黨。而那桐亦最用事。獨世昌投無不合。交稱其賢。其聯絡逢迎。視世凱無媿色矣。其輝縣所營屋有舊式之池館園亭。西式之樓。復築室蘇門爲長夏避炎地。家居僕從皆舊弁。多公府陸部掛名者。月資不煩自給也。幕客數人有繕寫有譯電有秘書有庶務。亦皆兼有鐵路權稅各差者。亦不勞脩脯也。世昌少好馳馬喜結納。及入翰林。恂恂退處。迨貴顯。屋宇車馬頗摹新式。然實鮮嗜好。

飲博皆非所愛。以無嗣。故納二妾而復未作。狎邪游。晚益節慾。寅興戌息起居。飲食咸有規則。日入習體操。約兩刻。故其精神之健旺。匪世凱外。強中乾者所能望也。其平居怡怡自處。無疾言遽色。而亦不善諧謔。御下頗寬。接屬僚戒繁文贅節。語取達意。不當者亦未嘗面爲責讓。獨對故人子弟。則莊顏教誡不少。假借袁氏諸子。皆富才能。而少年驕恣。每狎侮老成。唯對世昌執禮甚恭。家事無鉅細。多以乞教。世昌知亦無不言。上年克文南游。費至六十萬。世昌幾操杖叩其脛。雖不悛。當時仍婉辭謝罪。始已。世昌幕僚多名。士或嗜金石。或好書畫。或工詞曲而已。則無所嗜。人民國始偕朋從。閒游廠肆。舊書名畫。值錢者亦少。少購之。聞清室所賜瓷器甚夥。皆取諸奉宮庫中者。尤可寶貴已。

世昌篤念私交。車笠不渝之人也。在奉日。河南舊職爭投之。雖不必皆有置頓而授餐。餽贐皆如其意。以去接客亦無驕貴狀。屬吏曾著勞積者。終身不忘。雖已不在位。亦必展轉代謀。差使於小弁末吏亦然。若事過白眼。向人世昌生平所未有也。

趙爾巽將謝將軍史念祖葉景葵金還等提財政局欸朋分之爾巽亦染指焉。世昌至。

察。歟。得。實。具。疏。重。劾。爾。巽。以。載。澤。力。得。免。念。祖。等。皆。革。職。故。趙。黨。銜。世。昌。刺。骨。後。錫。良。督。東。金。還。入。其。幕。日。謀。報。復。聳。良。劾。世。昌。良。畏。事。不。能。從。然。於。世。昌。所。援。之。倪。嗣。冲。黃。開。文。沈。承。俊。等。皆。奏。參。褫。職。復。拜。疏。論。准。軍。軍。紀。不。肅。請。懲。張。勳。賴。桂。祥。言。於。隆。裕。勳。僅。撤。翼。長。而。皆。所。以。揭。世。昌。短。也。然。爾。巽。工。逢。迎。錫。良。樸。拙。世。昌。後。卒。親。趙。遠。錫。然。景。葵。還。之。貪。狡。則。世。昌。未。嘗。一。日。忘。至。今。對。客。每。謂。次。珊。老。成。惜。爲。左。右。累。耳。

家庫 徐氏之家庭實安樂之家庭也其妻淑慎妾二皆知書雖貌非甚麗而皆守閨範其女亦達文理唯以無子爲恨是皆聞諸鄉人路氏者然予在署時親見其行署中電鈴記數單則差弁與女公子室亦通音豈蘭閨綺閣亦需戈什巡捕之流奔走其間耶是不可解已其兩妾上課之講堂余亦見之兄世光前清官山東歷東昌濟南府知府登萊青道東海關監督入民國後爲濮濟黃運河河工督辦嗜鴉片純粹一類廢人也弟世章留比鐵道學校畢業生屢管津浦隴海各路事近聞將任交通次長其人謙謹端重少年也然短於才人恆謂世昌龍世章虎世光狗若諸葛弟兄然

第十二 徐氏幕中戲下之人

袁世凱。幃幄之策士。卽世昌夾袋之人。才欲論徐氏幕僚部將之賢否。當先觀袁氏北洋之文武。袁氏重武。夫輕詞客。喜陰謀。黑浮誇。故幕府多舊僚俗吏。罕有文人。而好爲議論。雌黃之流。尤不得與其選。世凱有言。寧用不通之學生。不用虛名之文士。徐氏治東所調用者。大都北洋幕屬及從官也。然以起自甲科久官詞曹。宜家誼頗多。故其時幕中之劉福姚李蘭渚孟錫珏屬官中之錢能誼周樹模張元奇高樹皆同年生。而不隸於北洋派者也。及入筦郵傳。則梁士詒之倫。方把持部務。皆唐紹儀所洊拔。世昌亦傾心任之。故迄今士詒恭綽皆以師禮事之。人民國後。東省舊僚多致通顯。亦世昌援引力也。今茲所舉。不過五十一人。誠多罣漏已。

梁士詒 甲午進士。選庶吉士。後改道員。癸卯舉經濟特科。廷試列第四。嘗充廣州電局總辦。以洊授郵傳部參議。管鐵路局事。時京曹以郵傳爲最腴。而郵傳又以路局首屈一指。士詒把持者幾五年。歷任堂官。皆信之。至盛宣懷掌郵部。以台諫彈劾始取銷其路局。差袁氏組織內閣。爲郵傳大臣。多參改革密謀。入民國以部長兼公府秘書。世凱倚之。如左右手。後復總財政。袁稱帝。贊助最力。傾國庫及中交兩行存摺以供其用。

不足。則濫行鈔幣。以濟之。至今北方商界所抱痛苦。皆士詒貽之也。其爲人謙光。和霽。揮霍奢靡。通東西語文。好事敢爲。不避疑謗。雖以帝制罪令拿辦。而年來往來於京津間。未嘗避人。段氏三次組閣。得士詒之力甚多。此次世昌被選。亦自示意於士詒。雖其親信弗逮。吳笈孫錢能訓。而徐氏服其才智。凡機要無不令預謀。現之參議院長。特其過渡地位。終當畀以總理一席焉。

葉恭綽 龍建章 皆粵籍。爲前清郵部司員。與士詒同一鼻孔。出氣者也。建章騰上較早。宿已得記名。丞參而穩健慎密。不若恭綽。故士詒尤親恭綽。世昌爲尙書時。二人亦由士詒間。接受知。皆居要津。時都中有郵部一龍一虎之號。龍建章。姓恭綽。字玉虎也。建章自貴州巡按。失敗歸。無所表建。恭綽則副掌交通。儼然爲其黨主。盟是二人者。皆師事世昌。

朱啓鈴 字桂辛。黔人。爲瞿鴻禨姻婭。由舉人納資。歷官道員。以保涪授四品京堂。嘗襄京師學務。有通新政名。世昌督東。奏調充蒙務局督辦。月奉千金。繼復派其出洋。考查墾政。及歸。世昌已內用。啓鈴亦與錫良不相能。遂還京師。未幾派充津浦鐵路上段。

總辦入民國。以世昌薦。受知袁氏。任內務總長。務爲將順。交克定。尤密寵。遂與士詒埒。引參帝制。爲大典籌辦處。處長中飽。資踰四百萬。當世昌初辭國卿。啓鈴往挽留。世昌曰。留我何益。諸君無害項。城拜賜多矣。又報載其第三女多穢行。世昌初不信。一日出東華門。見有麗人乘廠車過。其前者裝服妖冶。左右曰。是卽朱三小姐也。世昌爽然。錢能訓。字幹臣。嘉善人。丙戌進士。入翰林。擢御史。授廣西學政。爲人機警。明爽。擅長辨論。世昌督東特洊。爲奉天右參贊。蓋以五品超授。二品右參贊名領諮議廳。主議政。而奉首政權。盡操諸其手。公署椽吏舉所洊引。強半浙人。或其廣西所拔士。如陳闡之。流卽稱異才。委用。牧令亦能訓。主政及錫良奉命督東。特召入京。與預籌進行。雖議論甚詳。而良一見卽訾其巧滑。迨抵任意見益相左。遂疏請裁。兩參贊得旨報。可能訓至京。以載澤譖不奉。召見。閒居。踰載。世昌入樞府。力言其有幹濟才。而奔動亦納。其銀二萬。交涉之。遂簡授陝西布政使。至卽護巡撫。革命事起。逃出人民國。進用不如啓鈴之速。帝制亦無復從。違現時之得任內務者。亦世昌洊於祺瑞也。徐氏旣被舉爲元首。能訓終有組閣之一日。唯目下或不能成爲事實耳。

許世英 字雋人。皖人。以拔貢官刑部主事。赴日習法政。歸國。適世昌督東。洵爲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凡推事典簿等官皆引其鄉人。充任。其時奉省法庭有安徽會館之號。入民國初任司法總長。數出狎游。既罷職。再赴爲福建巡按使。日與幕僚狎妓。讌飲。帝制禍作。初亦附和。已而承世昌祺瑞旨勸進。不署名。迨滇黔桂皆獨立。川粵陝岷岷士英亦昌言反對。段氏組閣。以鄉誼引爲交通部長。孫洪伊與徐樹錚之爭。乞世昌出爲解釋。卽士英所發議也。其任部事。用私人。務中飽。屢經議會彈劾。段氏以其附已也。皆置不問。士英愈德之。日奔走於府學胡同。段邸不知者。以爲祺瑞門客也。其人短小。奢靡。性尤漁色。掌奉省法界日平康里妓寮。時有其蹤跡。而以言論爽朗。尤工逢迎。故長官皆愛之。自段氏第二次倒閣。遂下野。雖此次選舉。無所表示。而終爲徐幕主要人物之一。

梁如浩 字益亭。粵人。以留美學。生清代。歷諸海關道。周樹模。權。黑龍江巡撫。代爲奉天左參贊。領承宣廳事。如號識中文不多。性尤閹弱。事皆讓錢。能訓主政。已特伴食而已。錫良至。入謁。良謂子嫻洋文。我久知之。第不審子亦嫻中文否。如浩大慙。退。雖其才。

不爲徐氏所重。而以其通歐美語文。或有時亦認爲外交適宜人物。然則梁氏亦終當出山。

吳篋蓀 笈蓀 篋蓀字彭秋。笈蓀字世湘。兄弟也。固始人。父官直隸。遂家保定。爲世昌通家。當其任巡警部尙書時。洊篋蓀爲外城廳長。後卒。笈蓀亦官民政部員外郎。既督東。奏調隨節令。筦電報兼充秘書。笈蓀謙謹。和巽衆頗稱之。其於徐邸出入內閣。若家人子弟。世昌私家事皆倚之。料理初世凱亦極言其少年老成。將畀以機要。而笈蓀知帝制禍作。且不測。又睹袁幕人物多驕侈。好陰謀。故營進甚澹。現方代表徐氏與諸方接洽。將來必爲公府秘書長。或庶務長。以漸躋財交兩部長。

周樹模 字少樸。天門人。世昌同年舉人也。己丑進士。成翰林。擢御史。充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隨員授江蘇提學使。世昌督東。洊擢奉天左參贊。未幾署黑龍江巡撫。宣統元年實授入民國爲袁政府平政院長。四年冬承世昌意反對帝制。辭職去。樹模少肄業。心經書院文學甚優。貌亦莊重。尤善語言。然以驟貴驕妄。屬吏晉謁自尊若天人。貪賄狗私。所用皆鄉人。張國淦其幕中翹楚也。在江任時屢爲民政使。趙淵所醜詆。漸不

能堪疏劾於朝。竟罷職。然以勤廉忠鯁。江人愛之。若父母。及去。傾城送之。建坊公署。南題曰還我。使君樹模。日經其前。不知媿赧也。其對世昌爲兄弟。行視士詒等。皆晚輩。而財力手腕。則不足望。梁葉肩背。若士詒。組閣樹模。斷不屑爲部長。然徐氏又不能聽其閒居。或者先聘爲顧問。以徐謀相當位置耳。

張元奇。字貞午。候官人。世昌同年進士。授編修。遷御史。頗敢言。載振之罷。商部尙書。卽元奇所劾。外任湖南岳州知府。世昌督東。調任天錦州府知府。至立擢署民政使。錫良奏更東省官制。民政升爲從二品。視各省藩司。主委用官吏。於是元奇之權。遂與世昌時代之錢能訓等。然專用私人。其署中科長。則胞弟科員。則外甥表姪之屬。閩人無一賦閒者。且通賄賂。委任一地方。警長亦須行賂。若干。趙爾巽至。頗奪其權。方營他調。適南中起義。奉垣發生保安會。爾巽持兩可。元奇主張獨立。甚力。爲張作霖所責。讓辭職。去以世昌洊屢爲內務次長。奉天福建巡按。元奇狀貌端凝。望而知爲大器。與人語委婉簡切。文學亦不俗。思想尤新。任事更饒膽力。世昌幕中人才自屬上選。特徇私背公。不畏清議。操行更不可信。而世昌頗推崇之。新內閣中內務一席。或將屬彼。

陸宗輿字潤生海寧人以舉人赴日習速成法政歸國納資爲部曹以工酬應爲大僚所喜洊充會議政務處幫提調世昌方爲政務大臣頗賞其才督東密洊授四品京堂督辦東三省鹽務仍兼京師憲政編查館差其建設議員分灘務緝私補征三者章制簡切易行頗著成效世昌內用宗輿隨還京然仍遙領奉饜袁政府時代亦素居權要出使日本爲世凱游說乞日人贊成帝制亦洪憲功臣之一特名不顯耳在今日官僚中並曹汝霖爲親日黨首領中國方受制於日陸氏自無投閒置散之理況與世昌亦有秘密關係此後外交財政稅務終當攫得一席或至需要時間竟出而組閣亦意中事也

陳振先字籜時新會人留美農業學生廷試授編修世昌調充奉天農業試驗場監督兼領農業學校官牧廠森林局事振先治事勤懇謝絕官習其治農業試驗場除京師外成績爲最優考查憲政特加四品銜民國元年以世昌洊爲農林總長然性坦直不知情僞治公牘議政務皆非所長復以偕許士英治游爲衆論所譏辭職充公府顧問徐氏既起振先必出任實業其人質美而才短倘近正人必能有所建樹然在徐幕

寵遇居第二等。不足望。許朱諸人也。

吳鈞。字伯琴。宜黃人。己丑進士。官法曹。郎改官直隸道員。世昌洊擢奉天提法使。入民國後。初希高隱。不出後出。而不蒙大用。蓋有人譖於世。凱也。鈞雅淡誠篤。不失爲君子。而嗜鴉片。好博。非博無以遣日。故治事甚疎慵。當世昌任國卿。欲洵爲奉天巡按。世凱曰。彼日午高臥。足膺彊。寄耶。遂已。其寵遇與振先等。或有省長希望。

鄧邦述。字考先。江寧人。父嘉縝。初從劉銘傳。有能名。世昌督東。奏補奉天巡警道。邦述。戊戌。翰林充出洋考查政治隨員。世昌賞其能。洵擢吉林交涉使。釋褐未十年也。後錫良保升吉林民政使。民國元二間。嘗爲營口蕪湖各關監督。固端方姻婭。其好骨董書畫。一摹方所爲。當官實無才。蓋一貴倨紈袴子弟也。近聞尙居天津。運動起用頗急。徐出當得手。

黃開文。字錫臣。粵人。通英國語。文世昌奏補奉天勸業道。奉公署工程。卽所經營也。所舉實業。得至粗之形式。錫良疏劾。降同知。辛亥冬。袁氏任爲漢黃德道。江漢關監督。後入爲公府禮官。其人碌碌。然世昌信之頗專。或將由公府職員而轉入國務。其兄開

甲卽以侵蝕赴美。賽會建築費至富。死後妻與伶人李春來通者也。

倪嗣冲 字丹宸。穎州人。嗣冲袁黨中堅人物而必收之。徐幕以在前。清實世昌薦之。爲黑龍江民政使。入民國後二人信使往來無虛時。嗣冲凡舉大事亦無不請命於世昌者也。以防營書記歷官至道員。光緒丁未授黑省民政使。兼任防營翼長。墾務督辦。錫良巡閱江省以其辦墾濛混奏參聽勘。後賠繳公款方得革職。永不敘用。去世凱督師湖北薦授河南藩司。後移軍安徽。遂至今日其事跡人無不知者。嗜鴉片好狎邪。唯其擁衛袁氏之心始終不渝。世昌嘗言忠於項城者丹宸其第一人矣。故其現時地位必不致動搖。或且將擴充其長江巡閱使範圍亦不可知。

張勳 故廣西提督。蘇元春從弁也。嘗命至滬購軍裝。恣爲北里游。攜幣竟罄。或勸之逃。勳曰此非丈夫也。遂歸自縛。請罪。元春壯其志。薄責縱之。去且爲書薦諸淮軍某將。領累擢至副將。世凱撫東任中軍。歷官至哈什爾提督。世昌薦授駐奉淮軍翼長。率所部守昌圖而勳自居京師。謙樂狎邪。年中至奉。不過數次。世昌咸優容之。其兵士藉捕盜名。索取富民財物。民怨日滋。世昌亦優容之。勳恆謂所奉有四大。謂孝欽德宗世凱。

世昌也。遂以師禮事之。錫良代。徐劾其恣縱狀。賴隆裕父桂祥爲解免。僅撤銷翼長令。回任。祥亦勳師也。未幾代姜桂題。駐防浦口。辛亥江寧失。勳謀復。甚力。世凱令阮忠樞往說。以清室不可復。輔勳大哭。拂衣起。世昌乃厲書告。以讓位爲太后本心。非人逼迫。從此皇室安樂。尊榮必可。萬年不替。卽言恢復。而今民氣方盛。亦非其時。勳得書。始駐袁州。不進。然其志終在復清。遂益擴兵。添械。嘗屬幕僚甘某。至青島。叩世昌。恢復期。世昌漫應曰。必十年後。勳聞。恚曰。吾已將六十。其能待耶。然終遵袁徐約束。不妄舉。及袁死。益思蠢動。皆賴世昌阻止。其卒然奮鬪者。則純出康有爲。萬繩棧主動。世昌所不及。料聞已向馮段提出釋張條件。或徐未就任。張已特赦。後必重起治兵。更無疑義。勳兵略不足道。而其篤故舊。酬恩報德。若恐不及。視近之同類。自相傾軋者。又有上下牀之別矣。蘇元春。拿問繫獄。爲之送食。寄衣營求解釋。獨勳一人而已。

曹錕。字仲山。天津人。武備學生。初從世凱於小站。充排長。歷擢第三鎮統制。世昌奏調移。駐長春。保官。至記名總兵。方蔡元培汪兆銘銜孫文命。往迎世凱。至南京。就職。錕卽承旨。縱所部焚掠。袁遂留北。時北派稱錕爲首功。後帝制謀作。駐兵湘中。封虎威將。

軍征滇。援川總司令。世凱死。世昌言於祺瑞。授直隸督軍。錫少。有神經病。在軍中。好微服。出就兵士談。然人皆知其爲長官也。在民國初元。名不甚著。自任直督。聲勢日張。然恇怯無遠略。第務貨財。而其翊戴徐氏。則出真誠也。

田中玉 字蘊山。撫寧人。武備學生。北洋軍人中之兼通文學者也。岑春煊督粵。調充新軍協統。辭歸。世昌奏派爲東三省督練公所總參議。時已保官。至提督。後程德全撫蘇。電調以探錫良意。良遠允其去。然非中玉本志也。至蘇充混成協統。領革命時。逃歸。世昌說於袁氏。任爲兗州鎮守使。內用陸部次長。授察哈爾都統。段氏薦爲吉林督軍。爲孟恩遠所拒。田氏膽力非強。而孜孜勤學。頗探討戰術。世昌甚重其人。終必於參陸兩席中得一位。置焉。蓋蒙事棘手。張家口地小不足。廻旋中玉亦久欲去任也。其風儀壯偉。冠於儕輩。

張作霖 字雨亭。遼陽人。以盜降於張。錫鑾錫鑾時爲奉天防軍營務處。遂令充管帶。素捕盜有功。臨敵奮勇。不顧身。錫鑾愛之。收爲養子。數擢。至游擊。充防營統領。駐鄭家屯。世昌督東。錫鑾以度支使兼管營務。處力薦其能。世昌頗引重之。待遇視他統領。爲

優。自辛亥革命作霖自遼陽移軍瀋陽。遂藍天蔚擴充己軍爲一師。遂握奉省軍權。趙爾巽張錫鑾雖爲都督而軍政實作霖主持。後自爲軍長。拒段芝貴。世凱稱帝急益事。籠絡。竟任爲奉天督軍。其人短小精悍。豪強有霸者氣。始終不以共和爲然。以受知遇。恩頗感激。世昌此次選舉推戴甚力。然世昌知其跋扈。未嘗引共密謀也。

孟恩遠 字曙村。順天人。自伍卒起家。至總兵。充防軍統領。世昌薦授提督。拔爲吉軍翼長。袁政府任爲都督。其人雖暮齒而精力強固。駐吉久。軍官半其屬下。而怯愚無識。目不知書。世昌視之亦不若田曹。或終爲張作霖所逐。而終老於北京之將軍府焉。

潘矩楹 字丹庭。魯人。以小站學兵挑送日本。振武學校升士官學校畢業。歸任軍職。從世昌至奉天。充統帶。擢統領。辛亥秋會操。灤州值南中起義。其統制張紹曾逼清廷實行立憲。勢將附南。矩楹獨立。且頻告密於世昌。時世昌尙官協理也。民國二年薦於世凱。任爲緩遠城都統。然矩楹恆昧無能。卒不安其位。去現爲曹琨總參謀。事世昌最謹。後或當畀之以都統。或護軍使焉。

管雲程 字霽青。徐州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從世昌至東。充督練公所參謀。處總

辦保官。至知府。民國二年授南通鎮守使。雲程負氣好謾罵。然附權勢。事貴人。甚恭。徐氏出必於各鎮守使。或陸軍次長。謀得一席。

岳開先 字辟疆。華陽人。清威信。公鍾琪裔也。父嗣儀。爲鄂防軍統領。開先以諸生卒業。日本士官學校卒。從。昌至。奉任督練。公所教練處。總辦亦保。至知府。其至奉也。爲良弼所洩。故不屬北洋派。然秉父學。說始終不附民黨。當袁政府時代。雖未邀峻擢。然亦未嘗斷其職掌。近方銜段。命赴日有所經營。徐就任。必歸國。或將任爲侍從武官。第段氏不辭。參戰督辦。則開先必爲參戰處參謀矣。

段祺勛 字子猷。祺瑞弟也。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以捐納道員。隨世昌。至奉。任督練公所兵備處總辦。祺勛荏弱。了不似其兄之爲人。亦待從武官材也。

傅良佐 字清節。湘人。而起自北洋派中。亦以捐納道員。隨世昌。至奉。任爲督練公所參議。近自長沙逃歸。雖付懲戒。然抗不赴傳事。竟閣置。嘗上書參陸兩部。中指范國璋等。實受馮指使。語極諷刺。先已呈世昌。世昌曰。若是則北派惡感益深。團體將破裂。而良佐不信。竟上之報紙。隨登載。世昌告祺瑞少年浮滑者。其不明事理。至若此。上年令

其作督。子誠。遇信。祺瑞。默然。觀是良佐。將暫安閒散矣。

劉之潔。津人。亦畢業於士官學校。隨世昌至奉。充督練處副參議。率鄙無識。唯知趨附。田中。玉中。玉行。不自安。亦至蘇。投程德全。充參議。革命起。蘇獨立。遂爲旅長。擢軍長。駐清江浦。自二次革命失敗。下野。至今未謀復出。聞其已擁資五十萬。一意爲富家翁。將與德全偕隱終老矣。

王揖唐。名賡。以字行。皖人。進士。授主事。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從世昌至奉。任爲吉林督練。分處參議。兼兵備。總辦歷保。至道員。自入民國。以包辦政黨。致富二百萬。中間一度爲吉林巡按使。將以發賣荒地。取財爲孟恩遠所阻。辭職歸。故屢譖孟於段氏。近組織安福俱樂部。聞揖唐個人所得已七十萬。他可知矣。以甲科習武。世昌素重之。此次又有推舉功。或將由衆議院議長。而別躋權要。然名多財少之事。揖唐亦不樂就也。

王懷慶。字懋軒。津人。將校。中徐氏第一親信人也。當在奉日。以總督中軍官兼中路巡防軍統領。營務處會辦。聲勢烜赫。過於田中。玉錫良。至立撤銷。其中路統領。幾不自保。乃以鉅金賄良。幕客劉濬。而張錫鑾亦薦其能。遂代張勳。將淮軍。貶稱統領。馮民國。

初爲天津鎮總兵。繼爲密雲鎮守使。懷慶通書短視不類。武人工資緣趨炎自喜。袁氏時代。世昌屢欲洊爲將軍。開府直隸。以於新軍資望淺。未及行。將來直魯晉豫督軍缺。出懷慶。必得其一。或謂其將爲世昌衛軍長。但懷慶志在督軍。徐氏必有以酬其願矣。馬龍潭。吳俊陞。許蘭洲。馮德麟。皆世昌督東時防營將也。德麟鎮安人。以盜投誠。張作霖兄弟行也。龍潭俊陞皆久官奉天。積功授統領。龍潭駐鳳凰地。俊陞駐海龍。許蘭洲爲外來投效人員。後任爲黑龍江防軍統領。四人唯俊陞勤樸勇敢治盜甚嚴。蘭洲德麟軍紀不肅。所部多盜人。恆怨之。而世昌最信龍潭。或當畀以重任。

王汝賢 盧永祥 聶汝欽 皆世昌督東時陸軍將校也。汝賢第二十鎮協統。永祥

第三鎮協統。汝欽混我協統帶。汝賢驕奢浮薄。錫良時代。以藍天蔚永祥碌碌無毀譽。汝欽陰鷲有胆略。當張榕天蔚逼趙爾巽獨立時。爾巽幾步孫寶琦後塵。賴汝欽力。乃逐天蔚。去世皆謂東省反正。梗於作霖。不知非汝欽先抗天蔚。恐作霖至省已宣布自立矣。人民國嘗一度爲煙臺鎮守使。清提督聶士成從子。

王善荃 聶汝魁 皆皖人世昌督東善荃爲陸軍糧餉局總辦。汝魁爲軍械局總辦。

善莖。尤蒙信任。蓋糧餉局。可任便提欸。非親信不令充此差也。世昌任國卿。薦充湖北財政廳長。與上官不睦。罷歸。其人條理精詳。臨事慎密。使不徇私。任財政總長。有餘裕矣。字墨緣。汝魁字員岑。士成子也。世昌就元首二人。必出現於政界。

吳慈培 陳閻 鄒致鈞 皆徐氏二等幕僚也。慈培滇人。純袴子。爲楊士驥壻。閻父。適聲官川東道。閻舉人。納資爲郎。好談經濟。錢能訓引之入幕。致鈞川人。父履和官湖北勸業道。致鈞日本法政學生。捐納知府。三人唯閻爲賢。近尙爲國務院秘書。聞將任公府秘書。或內部次長。

盧弼 鄂人。兄靖。任奉天提學使。弼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學生納資爲道員。入周樹模幕。世昌任國卿。以樹模薦拔爲公府秘書。弼能文。好論時事。徐氏頗稱其才識。

李鳳年 袁良 黃仕福 劉鏡人 李家鰲 譚兆樑 皆世昌督東時外交人才也。鳳年清閹。蓮英姪。通東語文。廣東道員。世昌奏調東省。委用好爭辨外交。頗主強硬。近筭吉長路。良字文卿。紹興人行商。至日通其語文。乙巳丙午間。嘗爲昌圖等處巡官。有能名。及世昌蒞任。以山陰陶大均任交涉使。遂調良爲參事。良少年氣盛。敢言喜事。

大均固柔味。事皆倚之。世昌亦賞其敏幹。仕福亦紹興人。通蒙俄文。以道員奏調。佐朱啓鈴治蒙務。後除呼倫貝爾道。鏡人俄文學。素隨使至俄。以知府任哈爾濱。交涉局總辦。近方自俄歸。家熬上海人。亦通俄語。文負氣。不爲勢屈。尤好面揭人短。嘗官駐海參威領事。商民頌之。世昌薦擢道員入民國。兩任濱江道。五人中仕福良久不見於政界。鏡人柔媚。必可於外部中占一席。家熬鳳年則皆有職掌。鳳年或將獲大用。

申葆亨 鄭焯 王順存 管鳳蘇 孟憲彝 皆世昌督東時監司中之被信任者。

葆亨司瀋陽鄉鎮巡警入民國。隸軍界。擢至鎮守使。焯贛籍。字昆池。嘗官河南縣佐。夙識世昌。以知府調奉爲行營發審處員。出巡吉江。充支應官。順存河南人。字理堂。鳳官直隸。調奉天。薦升知府。授海龍府知府。鳳蘇江蘇人。字潞笙。直隸知縣。調奉。擢授新民府知府。署奉天府知府。憲彝順天人。字秉初。舉人。知縣。官奉最久。世昌薦補雙城府知府。五人皆滑。史唯順存差勇敢。長於緝捕。焯則趨附虛對之才耳。世昌任國卿。薦權漢口稅。歲入十萬。猶揭債以行。憲彝謙謹。柔和媚人。未嘗露痕跡。世昌及張錫鑾交涉之。竟擢吉林巡按使。以挾妓荒謔被彈。免官。上年馮國璋復以世昌囑令司近畿河工計。

焯必爲公府庶務。或會計憲彙。卽有省長望鳳。蘇等皆道尹政務廳之選耳。
顏世清字韻伯。粵人。父鏡驥。官浙江藩司。世清以副榜捐納道員。分直隸。以跛。初不
是世凱所重。乃夤緣袁妾。屢餽珍異。漸嚮用。世昌督東特保。授吉林西南路道。世清智
計過人。能探取上官意旨。從而挾制之。俾其嚮己。當官慷慨。敢任事。對人陰謀狡計。雖
智者不能防。北洋派中未易才也。而以漁色奢縱。且擁厚資。恆戀戀天津。不欲他往。卑
官亦不樂就。故數年未獲顯用。然袁段密謀。亦間參末席。以師禮事世昌。此次選舉前
士詒亦嘗就商世清。世清曰。欲保存我輩地位。非先固結北軍團體。不可。欲固北軍團
體。必先統一皖直兩派。項城死。能統一皖直者。東海外無第二人。士詒猶慮徐不就。世
清謂東海久有言。時至必要。斷不吝一出。今北洋派將破裂。誠必要之時。何患不就。及
士詒造謁。徐果如世清言。露自就意。將來財交兩部。或佔一席。然科長參事。則必不屈
就也。

第十二章 徐氏對人之觀念

徐氏自入民國。在野日多。雖兩度任國務卿。而不過爲袁之秘書參謀而已。於政事上。

自不能。有具體的表示。其對於各方面之觀念。頗不易窺測。且徐氏亦陰謀家之一也。樹錚等爲縱橫繞鬪派之陰謀家。師戰國策士也。而世昌則高明柔克之陰謀家。師法黃老者也。以二者之比較。則世昌實正確之陰謀家。其度態自不願爲人人所周知。世人不察。以其官清也。擬爲宗社黨。謂其必將復辟。以其爲袁派也。擬爲帝制黨。謂其必將改國。以其性質和平也。謂必厭戰。將與南方攜手。以其挽留馮段也。謂必保守舊轍。不復更易。而不知皆非也。徐氏者宗社黨而拒絕復辟者也。袁派而反對帝制者也。重北與北之和平。而不重南北之和平者也。留馮段之人。而不留馮段之政者也。著者就其言論。測其對於各方面之觀念。知之最確。特爲條釋。以饗讀者。（對於民國之觀念）欲於老官僚中求一有平民思想的人物。此可認爲絕無之事。匪特世凱世昌不能。卽春煊等之滿口約法民權。亦不過演說行文則然。而絕不能見於事實者也。今著者敢斷定徐氏對於民國之觀念甚淡者。亦以其胸中未嘗有平民思想也。雖如此。而與梁士詒徐樹錚等又有別。蓋徐氏猶懍懍於亡國之慘。雖不必保民國之存在。而不可不保中國之存在。以其欲保中國之存在。故不欲內亂之繼續。時局之紛亂。若士詒諸人。

則除營利攬權報仇三者之外絕爲他。想以爲既擁厚資則無論隸何國藉皆可安享也。徐氏生平不喜與民黨周旋亦其澹視民國之所表。試有人能以強力行帝制國內不復反對徐氏亦驩迎之。彼知有中國而已。民主君主之關繫殊不厝意求以二者的比較彼以君主制爲較善的特不順衆人之心。理未可勉強執行耳。至其對於國人亦頗悼惜其流離死亡之慘然意則以爲此皆牛羊待我芻牧者也。故以撫字國民爲盡職。未嘗以不負國民委託爲盡職也。世有望徐氏就任實行民主制者吾敢稱之曰夢嚙。蓋北洋派中諸人實無一人謂民主制可實行者。不僅徐氏爲然也。徐氏對於人民及議員必取敷衍的主義。所謂面從心違或久使自懈是也。若袁段所行之威嚇解散手段則徐氏絕不贊成。後徐氏果能統一雖不行專斷之君主制而必行含溷之官僚制。此則敢斷言也。蓋以其對於民國的觀念甚澹也。

對於清室之觀念 徐氏已兩度爲袁政府之國卿。若梁鼎芬輩所持忠臣不事二主之議論實非所樂聞也。然以其篤於故舊的思想清室深恩亦不能澹然忘之。蓋其當光緒甲辰間以編修四年擢至尙書且爲軍機大臣爲清二百六十年中第一人至讓

位。之。際。隆。裕。又。數。對。其。啼。泣。乞。看。顧。讓。帝。以。此。之。故。故。其。報。清。之。念。甚。堅。而。與。其。謂。爲。君。臣。的。觀。念。勿。寧。謂。爲。報。施。的。觀。念。較。爲。確。切。也。然。其。愛。護。清。室。之。熱。度。無。論。沸。至。何。點。而。一。聞。復。辟。兩。字。其。沸。度。卽。可。立。時。停。頓。蓋。深。知。復。辟。不。成。不。利。于。清。室。倘。復。辟。成。則。于。袁。派。終。有。不。利。之。一。日。前。一。義。世。皆。知。之。後。一。義。則。讀。者。恐。不。能。盡。了。解。矣。須。知。徐。氏。周。旋。于。奕。助。載。振。濤。洵。之。間。特。利。之。以。固。祿。位。非。不。知。諸。人。伎。刻。不。可。一。朝。居。也。自。民。國。成。立。北。人。議。論。一。致。謂。清。非。亡。于。民。黨。實。亡。于。袁。氏。謂。漢。陽。已。下。段。祺。瑞。突。于。孝。感。電。要。清。帝。讓。位。群。爲。袁。氏。暗。中。授。意。故。欲。今。日。清。宗。諸。人。仍。與。袁。派。聯。絡。恐。後。者。非。不。記。洪。憲。篡。位。之。仇。特。以。恃。優。待。欸。爲。生。計。不。敢。盜。憎。主。人。也。是。兩。方。面。皆。形。式。上。之。殷。勤。使。復。辟。果。成。彼。濤。者。澤。偉。之。流。經。驗。已。富。防。維。更。嚴。鋤。除。袁。黨。之。事。在。意。中。也。使。如。康。有。爲。說。行。虛。君。制。則。報。復。之。害。雖。已。而。議。會。專。制。北。派。亦。當。受。間。接。之。打。擊。故。無。論。復。辟。之。成。不。成。在。徐。氏。意。中。皆。絕。端。認。爲。不。可。行。之。事。其。對。張。勳。所。謂。時。機。未。至。則。敷衍。武。夫。之。語。非。由。衷。論。也。而。優。待。條。例。則。主。永。不。改。易。旗。籍。官。僚。則。主。混。合。任。用。上。年。張。康。失。敗。北。有。李。長。泰。南。則。電。書。交。馳。皆。請。取。銷。優。待。條。件。段。氏。對。清。夙。有。惡。感。

而卒。未損其毫釐者，皆世昌、士珍、國璋三人之力也。而世昌爲主勸，士珍、國璋則被動也。世又有疑張勳奮鬥實世昌主謀者，不知果世昌主謀，必籌畫周備，萬不冒昧從事。且曹錕、張懷芝亦斷不致反對。總之有曹錕之反對，即可爲世昌并不與同之保證。近孫洪伊通電詆世昌爲宗社黨首領，必謀復辟，而中外報紙亦頗有微言，謂世昌將爲過渡之總統。此其人皆非知世昌者。著者有一言以告我國人：則世昌主存清不主復辟，主優待不主放縱者也。若復辟之張康、世昌極誇其忠而又甚惜其愚者也。

對於帝制派之觀念，袁世凱以梟雄之姿操縱一世，卒因帝制失敗憂憤以死。其黨內反對之人，則有世昌、段祺瑞、騎牆者，則有馮國璋。然三人又各有心理。段以清室退位爲己全功，方將俟袁氏任滿取而自代。觀於五月九日之約，力主拒日，而今日外交乃無一不引狼入室者。前後判若霄壤，蓋前猶蒙面具欲收人心爲他日代袁地，今則數起數躓，有毀而無變，知人心之不可收。遂一意訴諸武力。國璋則清室退位，男爵取銷漢口下關兩次縱火，衆怨沸騰，乃徒爲他人謀得萬世一系之皇帝，心固不甘。然又不敢爲顯然之反抗。遂首鼠兩端，獨世昌則旁觀普察，知時機之未熟，禍至之無日，故

在段氏之先已表示其不贊成。又論者多以梁士詒爲帝制黨首領。說亦不然。蓋士詒者特洪憲功臣中之一部份。專司財政者也。其仰承密意。首先發起。而又事無不與者。厥爲楊度。孫毓筠。副之。壹意逢惡。致內派分裂者。厥爲袁乃寬。而廕昌副之。若朱啓鈴。周自齊。顧鰲。輩。特半路加入。卽所擔認。亦一部份之事故。徐氏每論袁氏失敗。輒痛心疾首於度。與毓筠。乃寬三人。而於其他有恕辭。然乃寬以汴籍的連帶。故謂其罪較度。毓爲可道。至帝制完全主動之人物。爲誰則洪憲太子袁克定是也。世昌之於克定。以父執而兼師長者也。當袁氏被逐。世昌入任郵傳。克定方官農工商部參議。實無一日不至。徐邸亦無一事不諮。世昌而後行者。世昌於袁諸子中。亦最重克定。謂其內蘊有乃父之才識。而表面之和謹。過之許爲遠。到器在世。凱本意原欲十年以後。乃化家爲國。而克定惑於楊度及僧了明之說。追不及待。遂倉卒發起籌安會。堅乞徐氏爲助。氏當對以不反對。亦不贊成。然於世凱前實數有警勸。且譬以騎虎難下。語洩於定。克怒其不附己。頗拓拾浮論。譜之其父徐氏。亦知之。其堅辭國卿。此亦一原因。當世凱歿時。氏受遺囑。代處分家政。卽私問克定願否。對父命敢不願。於是慷慨擔任。然二人感情。

則終不能恢復。克定。又嘗表示非督軍軍長。不就是徐氏登台。彼亦必無位置。總之。氏對於已死之世。凱不僅爲異姓手足之親實兼有感恩知己之想。其交誼雖奕。不難者也。對於主動之克定。則惡其陷親於失敗。而以世凱家子的關係。亦不能示以拒絕。對於被動之士。詒啓鈴自齊等。雖怒其附和。然以舊屬之連繫。或財政之倚賴。更不得不卑以職司。若度毓筠。則所深惡痛絕。斷不聽其重出。蓋氏之爲人。其觀念純繫於實際上的利害。若虛榮之皇帝。彼自不樂就。而亦不願人之就也。

對於財政之觀念。世昌者深知段氏濫借外債。歐戰終中國立卽破產之一人也。計其就任後。雖不能如外人論調。卽取銷督軍權。利然其不准擴張軍備。濫募兵士。則可斷定也。又必任梁士詒以恢復中交。兌現除官僚俸。公外其一切行政經費。必主縮減。徐氏執政三年。國內苟無他變。財政必有所改良。且必不盡恃外力。此著者所政預決者也。聞氏嘗勸士詒以整理金融。爲附和帝制。桑榆之補。而辭職通電於財用匱竭。尤三致意焉。

對於軍事之觀念。方今外有出兵西比利亞之事。內有川湘閩陝之役。故軍事計畫。

當然有對內對外之殊。茲先論其對外。對德奧之絕交。宣戰。實趨應乎世界潮流。未可。以此警段氏也。特託名參戰。而事前一無預備。對協約國亦未嘗有所商榷。臨事手忙。足亂其爲。日人所輕薄。屏棄也宜矣。蓋日人於此如奕局。然着着皆有預算。至何地步。卽用何種手段。整然不紊。段政府茫昧不達此理。徒知有參戰之名。且又誤認參戰與國防爲一事。故滿洲里呼倫貝爾諸地。都未先事設防。對於俄之謝霍諸將。亦未嘗預有磋商。今大錯亦已鑄成。徐氏雖就職於共同出兵之約。恐不能有所挽救。而必令我軍加前入敵。則氏之手腕尙能辦此。且其對馮力言參戰力否。費媾和後榮辱所關。知其必以全力注於東清各地。更將藉畧以促南北之和。好爲各省軍隊之消納。地其對內則陝主勤辦。閩主恢復。湘主保守。川之東主取夔巫川之北主守棧道。蓋陝雖民黨自稱靖國軍。然非西南之正權份子也。且其形勢東可以窺汴洛。北可以入三晉。關繫甚要。非絕根株。中原行且多事。閩之攻粵。北軍作戰甚懈。所恃唯浙軍耳。今浙軍已有一部份之降。攻粵主義當然打銷。不復漳洲省廈皆危。故必以浙滬全力助李厚基。復其守土。自吳佩孚馮國璋運動湘西南士卒解體。更無作戰能力。幸張敬堯尙附中。

央必以奉皖之力助之保守現境。川則營金聚劉存厚守漢中。以遏川陝靖國軍之會。合任吳光新規夔巫以阻滇軍之東下。凡此條件徐氏已有具體的規畫。著者得北友書言之極確持述之以告讀者。

對於實業之觀念 世昌嘗告人以毆戰爲中國開拓實業機會。惜西南喜事芝泉復不忍耐致內亂頻仍。遂無力兼顧云云。彼就職後果能實行補救亦實業界事之美。或曰其所謂實業者乃指北方官託商名諸業而言。非真能振興民黨也是則非著者所及知矣。

對於外交之觀念 今之欲併吞我國者曰日。維持我國者曰美。面示親交無關實際者曰英。曰法。絕交者曰德。曰奧。餘則俄無政府他國皆相處猶昔也。人對我之態度既異我對人之觀念當然亦有殊別。茲特條舉世昌對外之觀念如左。

對日 自其任東三省總督已抱一聯美拒日之想。今雖形勢已易而世昌舊日所抱之思想並未盡灰特曩欲制日。今則冀各國少持公論以滅日人界我之痛苦耳。第其中尙有不能預定之點者。則徐氏就任外交官吏未知屬於何派。分言之則曹汝霖陸

宗。輿。爲。極。端。之。親。日。派。梁。士。詒。周。自。齊。爲。中。和。之。親。日。派。陸。增。祥。葉。恭。綽。劉。鏡。人。等。爲。中。立。派。果。屬。於。中。立。派。或。者。可。澈。貫。徐。氏。平。日。所。主。張。若。屬。之。兩。親。日。派。則。并。現。狀。不。能。挽。救。大。約。其。第。一。步。計。畫。必。使。參。戰。軍。得。與。各。國。共。同。動。作。第。二。則。穩。固。東。清。鐵。道。之。籌。備。第。三。則。結。束。其。他。未。了。之。交。涉。

對美 美利堅者反對日本握東亞霸權最力者也。然以歐戰的趨勢。遂一變其故態。轉而親日。石井前次宣言之日本孟羅主意。美政府竟已承認。近以西比利亞出兵。日人著著先機。有席卷吉江之勢。美人頗慮及將來利害。遂有聯合共築東清鐵道之議。猶之十年前彼所持滿洲鐵路共有之說也。聞世昌頗思假此與美英法接近。減少日人壟斷政策。惜世昌不能直接交涉。而分布其左右者大半皆親日黨也。

對英法 英法自美戰後國力皆銳減。近更仰賴華工與其他種種助力。表面上頗著親善。而非藉重美人。彼二國亦不能自出反對日本。至英使朱邇典駐華最久。對世昌私人交誼亦篤。然亦僅可賴爲介紹人耳。

對局外諸國 歐戰方殷。各國旁觀。懍懍對華。交涉日益減少。世昌亦謹守故轍而已。

對德與中國對德。粵無交戰之惡。滅亦無交戰之理。由特外有強鄰。已無實力。不得不隨潮流而卷入漩渦。乃一可恥可憂之事。而非可矜可喜之事也。段派不知此義。欲假協約國之力以排除異己。究之歐人旁觀。仍持公論。日人則乘間攘利。並不能延長段氏內閣之命運。至歐洲媾和已有動議。德奧並未失敗。無論和約如何。終不能削弱其國力。而對我惡感。則不可解釋矣。且收沒之船艦。公產銀行。停止之賠款。借款。更不知作何歸宿。當上年春夏。世昌主張絕交。而不宣戰。梁啓超不以爲然。力以交戰之利內說段氏外國人（近以交戰以後並無利益。且益喪權利。彼已不敢往事重提矣）而待氏終以宣戰爲過。當今雖不能改易其主張。而亦不致若段氏之借此自重。觀其通電競競以歐戰將終研究。宜預爲言。可知彼既登臺。必合羣策。考求此一問題。第願其早日籌備。周至不似段黨之參戰。則有裨於國際利益矣。

對俄 俄雖陷於無政府地位。而以其國民堅毅之性質。歐戰一終。必有傑出之才。起而組織政府。實行平民政治。十年整理。十年擴張。其國勢必強於法蘭西。此有可斷言者也。故對俄外交。在今日爲最易。亦爲最難。何爲最易。彼新集合之政府。方賴協約國。

之扶持。我亦儼然。協約一份子也。彼對我。感激仰望。之不暇。則交涉必就。我範圍又何言乎。最難今所改管之東清鐵道。恐終爲日人所攘。他日俄人索之於我。其將何詞。以應且其新集合之政府。是否即能永久。主俄羅斯國政。亦一疑問。既有此疑問。遂生出今日交涉。將來能否發生效力之。又一疑問。故其顧慮不可不長。籌備不可不預。若陸徵祥。李家鏊。劉鏡人。又有曾受徐氏洊援之施肇基。畢桂芳。李鴻謨。皆中立之外。交派而練習俄事者。使共籌補救。或有善策。世昌宣言歐戰將終。籌計宜審。此即其一端也。必當合羣策以謀。應付不致如段氏之臨渴掘井已。

蒙藏各地之處置。蒙藏皆我版圖。自不得以對外言。然蒙關俄藏。關英其歲。史由來已久。自俄蒙鉅難。國勢驟弱。外蒙漸有內附之心。而段氏祇計私忿之競爭。更無力兼顧國事。陳籙報告。雖勤類皆覆一電。即了事。藏番則受滇軍殷承燾之唆。使知中國方內亂。遂東向而攻我川邊地。承燾之教。孫升木者。則以川邊鎮守使陳遐齡有逐滇軍奪已位。禽張煦之仇。故不嫌以國境爲報復。而熊克武力積極於討段。絕無方以衛邊。陳遐齡已陷於絕境。大約裏塘以西。將不復爲我有。然實則番兵甚弱。器械亦不備。苟

得精兵二師。何難直抵拉里。所慮者英有後言耳。徐氏就任。自必先以國防。徹克武使息內爭。然後取有限制之征討。至恢復邊境爲止。第克武素不顧大局。恐難受政府指揮耳。故曩者蒙事難於藏事。今則藏事棘手已達極點。世昌舊有言五族團體恐將來祇剩得自相殘殺之漢人與奄奄待斃之滿人同守共和他三族。或將脫離關繫。而國徽且減爲二色。今不幸而其言驗矣。及新疆邊境德倭擾久有所聞。然以其地勢與人數論。必不致牽動大局也。

第十三章 徐氏對人之關係

徐氏者純粹北派。主盟對於南人絕無關繫者也。其在北派實兼爲官僚軍人兩派之領袖。世凱死。足統轄北洋文武者。徐氏一人而已。故對於北派莫不有其關繫。第其深淺輕重又各不同。茲試分析述之。

對於北洋派官僚之關繫。北洋派之名權輿於李鴻章。以其任北洋大臣。幾三十年。所收幕僚。所拔文武。皆稱之爲北洋派焉。至世凱督直。孝欽特假以魁柄。得洊舉疆吏。一時奔走其門者不可勝計。北洋派範圍益擴。自入民國。此輩倚袁之力。袁亦賴此輩。

之助其勢力遂澎湃於全國第純粹袁系爲多鴻章舊部已寥落如晨星矣析言之是有官僚軍人二派今先言官僚往者北洋官僚周馥盛宣懷龔五璦之流是也而於世昌爲先進與之行輩相若者則有于式枚楊士驥伍廷芳諸人宣懷及于楊等皆歿伍廷芳自辛亥卽轉入南派故論北派官僚世昌實曙後一星特不及侍鴻章左右耳而就派中官僚論又有京曹派直隸派山東派東三省派河南籍派之殊何謂京曹派則嚴修周自齊陳璧梁士詒葉恭綽龍建章楊士琦曾述棨吳敬修曹汝霖是已梁葉龍兼交通系當別論修以在籍游紳德望爲袁所推者也自齊汝霖皆學生任外交受知世凱者也士琦因其弟士驥進而參預袁氏個人秘密者也述棨敬修則袁氏鄉誼關係者也其中與徐最親者莫若修與士琦述棨自齊次之汝霖則有日本爲外援交涉不得不賴其力修端謹和厚當戊戌前已有維新名而恬退不樂仕進世凱督直以津紳辦理學務受其知遇屢承密洊遂躋卿貳入民國未嘗出任事固世昌鄉里姻婭也或將責以大義強其一出焉當宣統初世凱被逐世昌初入京師張鹿皆黑袁黨臺諫日有論劾載澤更有一綱打盡之計是時所倚者唯奕劻載濤載洵而濤洵遠適歐美

助。自。保。且。不。及。世。昌。勢。亦。甚。危。其。間。通。信。彰。德。鈎。結。內。援。並。代。爲。聯。合。交。通。系。者。皆。士。琦。力。也。論。其。勲。績。實。袁。徐。門。下。第。一。人。而。以。其。才。量。太。狹。羽。翼。不。盛。故。屢。出。而。未。邀。大。用。然。徐。氏。進。思。往。誼。且。信。其。老。成。或。當。先。長。農。商。或。內。贊。機。要。特。無。組。閣。望。耳。陳。璧。人。既。鄙。陋。穢。德。復。彰。洪。憲。時。代。且。不。獲。進。用。今。自。在。屏。棄。之。列。特。交。通。系。奉。爲。前。輩。推。戴。甚。力。方。仗。梁。氏。爲。財。政。後。盾。或。不。得。不。寵。以。虛。榮。焉。何。謂。直。隸。派。世。凱。督。畿。甸。六。年。所。洊。援。之。屬。吏。是。也。則。有。朱。豸。寶。王。達。凌。福。彭。周。學。熙。齊。耀。珊。蔡。儒。楷。段。書。雲。麥。信。堅。關。麇。麟。張。鎮。芳。王。克。敏。梁。敦。彥。張。一。麟。呂。調。元。諸。人。家。寶。雖。以。復。辟。去。職。而。營。進。甚。銳。其。初。官。直。隸。牧。令。循。聲。甚。著。庚。子。處。置。拳。匪。保。衛。教。堂。不。辭。艱。險。世。凱。亟。稱。其。能。屢。疏。密。薦。歷。六。年。遂。膺。疆。寄。然。其。人。特。小。知。而。不。可。大。受。熱。中。尤。甚。世。昌。督。東。薦。爲。吉。林。巡。撫。以。外。交。非。長。調。安。徽。上。年。幾。爲。段。祺。瑞。所。縛。賴。徐。得。免。第。未。必。卽。畀。以。要。任。耳。達。福。彭。皆。小。有。才。附。袁。以。起。人。民。國。福。彭。未。嘗。出。仕。達。則。爲。京。兆。尹。已。四。年。上。下。皆。極。融。洽。福。彭。起。甲。科。爲。天。津。守。世。昌。邦。大。夫。也。且。官。京。曹。時。日。相。過。從。者。其。由。府。尹。擢。直。隸。藩。司。實。世。昌。任。軍。機。時。所。薦。其。人。若。存。必。可。獲。一。省。長。達。以。諳。諫。京。兆。政。事。當。然。不。能。量。移。

學熙馥子。世凱姻家而代。世昌經營青島屋產者也。其人雖世家子而工心計。善綜覈。其兄學銘爲皖路總理。歿後帳籍紊雜。人莫能核。學熙至以兩日了之。條欸明哲。人服其才。光緒丁未爲長蘆鹽運使。世凱卸任爲彌。虧五十萬。民國兩任財政部。初以通電詆譏黃興北派。服其不畏強禦。再起以帝制禍作。受世昌戒辭職。其人強執敢爲。年力方強。事世昌如師。終必大用。耀珊耀琳伊通漢軍旂人。皆以甲科任京曹。改官監司。並和雅。善酬應。爲世凱所喜。亦以師禮事世昌者。兄弟必皆連任。儒楷宿官。直隸知府。爲學務處提調。袁氏稱爲少年萬士。民國初嚮用。頗隆。以直提學內用。次長。出官山東。巡按亦帝制派之一。而世昌始終謂其賢。書雲以名士官監司。乃南人之附袁者。故用爲鄂巡按。對徐關繫較淺。麥信堅關。賡麟皆粵籍才士也。並由士詒薦用。入民國信堅寂然。無聞。賡麟屬交通系。皆於清代受知。世昌者張鎮芳世昌同輩。結爲昆弟者也。以甲科官主事。因世凱姻婭。改官監司。遂擢長蘆鹽運使。清末以嵯商擅藉。外欸幾罹不測。以三十萬賄載澤得免。去年以復辟爲段氏所縛。世昌大不安。馮氏就任後。曾一度游京師。謁公府。雖主維持清室。優待條件。而乞寬免鎮芳亦其一事也。時祺瑞方以戡

亂自矜不欲遽釋罪人然亦承認獄中優待緩再設法或謂近徐段之間不能無芥芬者一則北派軍官事皆乞教徐氏獨樹錚不然一則卽以鎮芳省釋期愆也國慶日或可援助賑功免罪且當令之襄賑以漸躋重任克敏存善子紈袴少年也然揮霍善逢迎媚事上官楊士驥以家人子弟蓄之清代任直隸交涉使馮國璋督直嘗爲其從弁所毆辱而無怨言國璋親親之近復耳濡目染於梁士詒王揖唐周自齊徐樹錚之所爲亦思附陰謀組政黨買議員以推舉國璋而已則再長財政或奪交系之席雖失敗而雄心初未已也初與世昌關係甚疎後已欲助國璋亦時爲其代商於徐世昌對人言亦有克敏眞敏之語無論馮氏下野與否彼終不致退閒且精通英法語文外交亦無親日嫌疑或竟於國務中重任一席亦意中事也敦彥鄂總署電報生以張之洞端方薦擢至漢黃德道移津海關道世凱以其爲南皮黨甚輕之一日擁入騶經英租界前衛士爲捕房華捕所辱部下大譁議往尋衅世凱祥怒令軍警戒備守交界處乃往索罪人卒不可得敦彥進曰是不難特索得斯人不宜科以重罪耳世凱曰然果縛至薄責釋之事遂解袁以是重其人薦擢遂至卿貳代爲尙書然爲梁鼎芬友信其學說

頗思復清。世昌則信其外交才。謂非後輩所及。或將以外長畀之一麟。及阮忠樞、袁氏之幕僚。中資格最深者也。忠樞死一麟遂漸孤立。雖南人柔懦而獨反對帝制。故世昌於北洋官僚中獨稱一麟。人格高尚。但亦謂其才智不足。獨當一面。或仍將以幕僚處之。調元起家。牧令以善趨奉。受知袁氏。遂任爲陝西巡按。祺瑞、蔭昌、陳樹藩、陸建章以鄉誼故。先事書諷。調元辭職。乃戀棧不從。竟爲樹藩所逐。近往來京津間。頗思重出。嘗託世昌解釋於段。謂自陝歸。一身僅存。貧不能自給。雖降任道尹。所不敢辭。世昌笑應之而已。何謂山東派。世凱自己亥巡撫齊魯。辛丑始移畿甸。凡此兩年間。所薦拔之屬吏皆是也。然或爲小站舊僚。或後隨之。至直隸。多牽入直隸派。據著者所知。唯張廣建則起自齊魯者也。廣建謙下。誠實在北洋官僚中。可謂優秀份子。其督甘肅已將五年。以偏處邊瘠。同輩中既無人攘奪。而偉人志士亦鮮惠臨。故得寧靜無事。世昌嘗論諸人福命。謂廣建爲最。其地位斷不致動搖。何謂東三省派。皆世昌督東所自拔之吏。直隸山東派。尙由世凱間接。東三省派則已所親信者矣。其人物已見於第十一章中。其關繫至密切者。自以朱啓鈴、張元奇、錢能訓、吳笈孫、周樹模、黃開文爲最。其未見於

十一。章。中。者。則。有。鳳。興。道。之。沈。承。俊。新。奉。道。之。周。長。齡。官。銀。號。之。張。允。哀。遼。源。墾。務。之。殷。鴻。壽。文。報。局。之。董。遇。春。庶。務。處。之。楊。冠。如。吉。林。度。支。使。之。徐。鼎。康。勸。業。道。之。黃。悠。愈。延。吉。府。之。陶。彬。提。法。使。之。吳。燾。新。城。府。之。金。永。濱。江。道。之。施。肇。基。黑。龍。江。提。法。使。之。秋。桐。豫。等。亦。與。徐。氏。有。關。係。者。也。何。謂。河。南。籍。派。徐。氏。雖。籍。天。津。而。居。汴。已。三。世。故。其。親。河。南。人。甚。於。親。直。隸。人。吳。籛。孫。兄。弟。則。汴。籍。之。代。表。也。又。有。胡。俊。采。贛。撫。廷。幹。子。光。州。人。世。昌。督。東。爲。官。銀。號。總。辦。兼。供。總。督。私。用。入。民。國。會。筭。鄂。財。政。飲。博。狎。邪。無。所。不。染。而。世。昌。信。其。能。秦。樹。聲。固。始。人。世。昌。同。年。生。也。清。任。雲。南。提。法。使。文。學。湛。深。袁。政。府。時。代。曾。一。度。爲。公。府。類。問。卽。不。復。出。其。人。果。樂。仕。進。就。任。後。必。畀。以。機。要。張。鳳。臺。前。奉。天。興。京。府。知。府。民。國。三。年。曾。任。河。南。心。政。長。入。爲。參。議。院。參。政。亦。素。見。重。於。世。昌。者。而。老。耄。或。不。足。任。事。王。祖。同。曾。任。廣。西。巡。按。洪。憲。改。元。爲。陳。炳。焜。所。逐。者。也。世。昌。舉。人。同。年。巧。滑。圓。融。亦。今。之。政。事。才。也。餘。則。彰。德。之。馬。吉。森。開。封。之。顧。瑗。皆。以。鄉。誼。而。兼。年。好。者。也。所。用。文。吏。必。不。出。是。數。途。而。附。以。老。官。僚。之。孫。寶。琦。留。學。生。之。章。完。元。金。邦。平。顧。鰲。施。愚。之。流。其。人。雖。不。必。爲。北。洋。官。僚。而。夙。卽。依。歸。袁。氏。亦。與。世。昌。有。間。接。關。繫。者。也。

對。於。北。洋。派。軍。人。之。關。繫。此。派。亦。李。鴻。章。所。遺。舊。軍。官。皆。淮。軍。部。將。今。存。者。無。幾。姜。桂。題。其。碩。果。矣。後。進。則。江。朝。宗。趙。倜。諸。人。是。新。軍。官。多。北。洋。武。備。學。生。以。馮。國。璋。王。士。珍。爲。直。派。領。袖。段。祺。瑞。爲。皖。派。領。袖。直。派。資。望。之。深。者。爲。曹。錕。皖。派。資。望。之。深。者。爲。段。芝。貴。倪。嗣。冲。其。不。屬。直。皖。派。而。爲。卅。凱。所。親。信。者。爲。蔭。昌。張。勛。田。文。烈。張。懷。芝。近。則。張。作。霖。漸。露。頭。角。奉。軍。又。自。成。一。派。其。發。起。人。則。張。錫。鑾。也。桂。題。部。屬。寥寥。僅。足。自。立。新。派。則。就。上。舉。四。種。而。一。詳。究。其。派。別。與。組。織。焉。一。曰。北。洋。派。直。系。所。謂。直。系。皖。系。者。實。近。四。年。來。之。名。詞。而。前。之。所。無。也。因。馮。國。璋。陰。抗。帝。制。爲。段。芝。貴。袁。乃。寬。所。嫉。袁。氏。內。用。爲。參。謀。部。長。而。王。占。元。李。純。等。聯。電。留。之。於。是。皖。人。加。直。魯。軍。官。以。直。派。之。號。及。馮。氏。將。北。上。就。總。統。職。恐。爲。段。黨。所。制。遂。以。李。純。自。代。又。以。陳。光。遠。代。純。命。劉。詢。帥。師。入。衛。於。是。直。派。始。着。手。組。織。團。體。及。王。士。珍。倒。閣。段。氏。二。次。上。臺。皖。直。競。爭。益。烈。直。派。組。織。乃。完。備。其。表。現。最。著。者。是。爲。江。贛。鄂。三。督。聯。盟。然。爲。溝。通。說。合。則。皖。人。陸。建。章。之。功。爲。多。建。章。皖。派。反。爲。直。派。主。謀。蓋。欲。報。祺。瑞。嫉。陳。樹。藩。逐。己。之。仇。又。欲。藉。此。重。攬。一。督。軍。也。曹。錕。以。直。人。而。反。附。祺。瑞。者。則。承。世。昌。戒。不。欲。北。洋。派。破。裂。爲。南。人。所。乘。也。然。

徐樹錚恃有奉軍後援漸輕曹氏祺瑞亦不能利用此時機統一兩黨焜遂再攜式其部下之吳佩孚乃直起主和以實行推翻段閣他如王廷楨張宗昌楊春普馮玉祥皆直派之健者無日不思甘心於樹錚者也是前無祺瑞之把持中無建章之游說後去樹錚之激動則北洋派中至今未必有直皖之分故世昌謂建章樹錚皆禍水也世昌本直人國璋士珍則小站同事之舊好曹焜更爲東三省之部屬宜其祝直派爲親矣而以其夙抱堅固北洋派主義故於直皖一視同仁絕不有所歧視雖純光遠佩孚玉祥志在推馮而有士珍之指導囑託亦絕不至有反對世昌之事世昌就職必不聽馮之退閒爲羈繫直派之第一步徐圖屏退樹錚爲聯合兩派之第二步而以直派之中立者如田中玉王懷慶之流或令其長陸部或使之衛京師使二黨皆無所藉口爲第三步此三種計畫果就純光遠占元必當放棄其度態而與世昌接近孟恩遠亦直派特起行伍與諸武備學生進用者不同而實世昌拔爲翼長感激圖報尤較人爲切又有陳之驥者國璋婿曾從黃興程德全獨立者也二次革命失敗遂不見信於袁氏微國璋且權軍法矣近亦銜國璋命奔於楊子江流域有所規畫聞世昌已定計欲先舉

以一職使不得任意游行以阻其挑撥若是則直派必就範圍二曰北洋系皖派皖人素把持直隸軍政乃鴻章督直二十六年所蓄之勢力久爲世人所公認當世凱練兵小站軍官則皖六而直四其後收聶士成潰軍皖勢益增蓋袁籍陳州與皖接壤而其先世甲三又久握臨淮軍符者也故其初雖無直皖之名稱而直不敵皖則袁黨之實情自國璋征漢陽直籍軍官南下者始多再攻江寧勢力益擴而祺瑞方掌陸部所親半參部務亦未嘗有直皖芥蒂在胸遂聽馮派之恢張於是長江流域除安徽外皆爲國璋黨羽駸駸與皖派並駕矣芝貴嫉之譖馮於袁爲直派所覺愈組織團體以三年前表面上的觀察則皖派日有退步二十一督軍中僅倪嗣冲陸建章兩人而已帝制取銷兩派猶弗至決裂者則浙江屬於皖之楊善德而上海一隅爲中外觀聽所繫者又屬於附皖之盧永祥張勳爲北派盟主則專主聯合團體以抗氏黨故國璋陰謀迄不行及勳以復辟爲祺瑞所賣主盟無人樹錚專恣自用務激惡感兩派遂漸趨於不共立之勢段徐乃亟謀擴張本派然究其內容亦祇皖浙閩三省外則吳光新廬永祥兩軍使奉軍不包圍北京張懷芝不憤激投袂皖派連命或竟不克延至今而卽就今

日論厚基。斷不能自存。永祥所處。非用武之地。浙則黨人潛伏。將乘機暴發。善德勢亦岌岌。光新一軍孤寄。尤不足道。祺瑞樹錚所恃者。濫借外債。尙有金錢。足以驅使。焜懷芝教。堯作霖等而已。然金錢終有時而窮。此時舍勸世昌登臺。以正直魯奉。豫晉吉黑七省之趨向。皖派實無施展之餘地。世人徒知國璋受制士珍。下野爲直派。失敗不知再延長二三月。借款用罄。無力以應付。經略使總司令而日之寺內。更同時倒閣。賣國借債之策。亦不能遽施。屆時段黨匪特下野。或將爲西南聯合北派。威嚇之使。逃避於異國。然則世昌此出。匪特全皖派之顏面。實以救皖派之生命。關係之切。自不待言。宜其選舉發表之日。樹錚在旁聽席上。撫掌稱快也。雖然。而祺瑞樹錚皆貪得無厭人也。難星過度。必又將出而作祟。此亦世昌所深知而爲之躊躇滿志者。雖祺瑞故交。不能予以打擊。而貽害同袍之樹錚。當然在放棄之列。或令觀戰赴歐洲。或使參戰。適西比利亞皆意中事。且奉直魯皆恪奉世昌者。無論其巧言鼓惑。絕不能以施之。國璋施之世昌。此義亦樹錚所自知。當不敢蟠踞弗去。總之今日純粹皖系。而握有兵柄者。唯嗣冲。澍。藩。善德。光新。四人。而四人中。樹藩能。否。自保。尙一疑問。欲以楊倪吳三人之力。支。

撐全局。是直夢囈矣。三曰北洋派中立系。則有張懷芝其人。坦直粗率。第一次南下。實爲范王主和所激。近則精銳之氣已一蹶再竭。見親見曹焜之索餉索權。而趨起不進。亦頗思步其後塵。故不得謂其附段。當辛亥冬。彼以天津鎮總兵兼陸軍統制。拒張紹曾。殺王鍾聲。世凱遣唐紹儀南下議。到獨電阻止。祺瑞勸帝退位。獨不署名。既乃隨世昌下野。爲青島之游。其仇視民黨之念已確。不可拔。特必奉世昌約束行事。或謂以張樹元將攘其軍。寄則揣測之詞。未審二人交誼者也。此外又有張勳部屬之張文生。白寶山等。是軍兵額非多。而槍械充足。直可供五師之用。皆怨祺瑞賣勳。而李純復加意拊循。其傾向已在直。派世昌既起。勳必特赦。仍當還其兵柄。若察哈爾之田中玉。則直籍而親皖者。然亦僅形式上之推戴。河南之趙倜。晉之閻錫山。目的則在自己之地。位無論直皖。卽西南主政。苟不奪其權利。彼亦驩迎也。四曰東三省派。則張作霖於奉。孟思遠於吉。皆世昌舊部。且其所薦拔鮑貴卿。又作霖之附屬品。更無異議矣。然是四者對世昌。雖關係淺深不同。而以其資望亦必心悅誠服。是則北洋軍人卽謂其完全受世昌節制。亦無不可。然其人實不起自行伍。不出自學堂。亦未躬親行陣。其子弟姻。

嫗亦未嘗廁身軍界。徒以其爲小站。舊參謀而又始終維持提攜。誠懇不渝。故悍夫驕將咸秉其指揮。事以師禮。若徐氏者亦可謂袁派之驕子。輓近之英雄矣。

對於交通系之關係。交通系之成立在梁士詒築鐵路時。今日十二年矣。在官僚黨派中實爲鼻祖。大約皆粵人他籍。不容插足也。溯其源流則交通之前爲郵傳。郵傳之前爲商部。而世昌則商部初立時之右丞也。已而自東三省入爲郵部尙書。且兼筭津浦政事實交通系之先進人物。宜梁葉之流奉之若神明矣。而以著者的觀察則與其稱爲交通系勿寧稱爲梁系。蓋派中無一人非士詒之腹心爪牙也。謂予不信則當時郵傳部人才濟濟。記名丞參候補司員調用外吏學生數且踰千。而隸爲交通派者能有幾人。又粵籍之從事車船郵電諸事者若詹天佑唐元湛之流亦實繁有徒而不克隸交通派者。蓋其人皆不親士詒者也是親士詒者爲交通派。否則非交通派。故直截稱曰梁派。爲名實兩副也。而士詒何以具此偉大之能力。且在擾攘之中國而能使其派始終立於不敗之地。是固不能不歸功於東海遺老矣。台諫彈劾士詒之潮以光緒末宣統初爲最烈。其時卽世昌掌郵部。凡奉旨察覈之件無一不爲士詒洗刷。故以全

台之力攻之而不能奪其鐵路局。盛宣懷雖奪其鐵路局而以世昌在軍機亦不敢罷其左參議。彼參議不失故趁清室讓位之際一躍竟總郵傳鐵路局仍入其掌握。木本水源自不得不感戴世昌。又帝制失敗之後梁氏雖奉拿辦之命而得掉臂遊行京津間。伊誰之力亦警界皆東海舊屬故金吾避賊致傳笑柄耳。交通系者梁士詒之所獨有也。士詒所以能獨據交通系者世昌之力也。然則謂世昌爲交通系間接的主人孰曰不當。况葉恭綽龍建章關廣麟之流無一人非世昌所拔擢。卽曰交通派不曰梁派而直稱曰徐系亦未嘗不當其關係密切視北洋官僚派軍人派有過之無不及也。對於宗社黨之關係論者不察以爲清宗室或滿人曾仕於朝者皆宗社黨而不知其非事實也。天宗社黨者乃對抗民國的名辭必其人從事於運動復辟若善者溥偉鐵良升允之屬乃足尸其名降一等論亦必如勞乃宣梁鼎芬諸人歌誦舊朝詆譏共和是欲以學說復清亦黨中之一份子也。然滿州五百萬人實可稱宗黨者至多不踰五千漢人爲清遺臣者固繁有徒而皆閒居日自鳴高蹈被徵日不待安車大都樊增祥袁樹勳類也。其確屬宗社黨者百中一二而已。就今日言則有大連之善者其通張

作。霖。人。所。共。睹。無。可。諱。飾。若。政。府。再。失。統。一。能。力。作。霖。或。竟。步。張。勳。後。塵。亦。未。可。知。有。青。島。之。溥。偉。然。已。消。極。倦。於。進。行。鐵。良。則。來。往。二。者。之。間。他。唯。載。濤。少。有。宗。社。思。想。如。廢。昌。則。純。粹。袁。政。府。貞。臣。世。續。則。力。主。維。持。清。室。現。狀。其。於。宗。社。黨。避。之。猶。恐。不。及。斷。無。聯。合。希。望。者。也。世。昌。則。與。世。續。表。同。情。認。復。辟。爲。危。險。無。利。於。清。室。而。適。害。之。且。足。貽。北。派。以。將。來。之。禍。故。視。宗。社。黨。爲。多。事。爲。過。激。其。在。青。島。時。罕。至。溥。偉。之。門。丙。辰。曾。勸。阻。鐵。良。勿。爲。民。黨。所。騙。卽。世。昌。對。於。宗。社。黨。之。表。示。宋。育。仁。議。以。周。魯。處。清。袁。世。昌。笑。爲。經。生。謬。說。復。戒。曹。錕。阻。張。勳。又。其。對。于。復。辟。之。表。示。然。則。世。昌。者。與。清。室。有。關。係。與。宗。社。黨。無。關。係。者。也。世。人。徒。知。宗。社。黨。之。名。而。不。究。其。組。織。之。內。容。宜。其。并。世。昌。亦。牽。入。疑。老。官。僚。無。一。非。黨。中。人。也。吁。其。誤。矣。

對。于。清。室。遺。臣。之。關。係。凡。曾。仕。前。清。而。又。不。屬。于。北。洋。派。者。可。統。名。爲。遺。臣。就。今。計。之。猶。可。得。十。萬。衆。有。已。足。溫。飽。知。時。局。之。擾。亂。隱。避。不。出。者。有。依。附。要。人。政。客。營。得。一。官。以。自。活。者。有。憔悴。流。徙。莫。獲。一。枝。棲。者。有。憤。世。嫉。俗。甘。心。巖。壑。者。有。自。身。高。隱。而。代。其。子。弟。羣。從。運。動。出。仕。者。有。擁。厚。資。居。租。界。以。娛。暮。年。者。衆。雖。十。萬。而。可。以。此。六。派。賅。

之六派中。又第二派。第三派。第五派。爲最多。第四派。或有其人。而著者。曾未一睹。第六派。則甯集於滬上。或賦詩飲酒。追逐於蒿庵梅庵之間。或搭股置產。往來於買辦公司之室。求其少有故君之思。足伍世昌者。蓋不可得。而關係則不得。謂爲全無大約。丙戌同年。爲一部份。京曹舊識。爲一部份。夙著能名。或因北洋派。東三省派。間接以求進者。又爲一部份。此後任用官吏。此三部份。必占其什三。而以五屬之直東豫魯諸派。其二則位置學生政客。此卽世昌之溷合官僚政治也。若夫沈曾植鄭孝胥之流。界在第一派。於第五派之間。對於徐氏關係。亦至淺。更不可勿論矣。

第十四章 徐氏與近當代名人之比較

人之優劣。不舉事實。比較弗可得。而論定也。然亦有事實相似。而人格性質迥異者。是當綜其始終。爲統計之比較。已徐氏既被舉爲元首。當然與世凱元洪國璋有比較。必要而其爲北洋文武兩派結局之主翁。與開創北洋派之李鴻章亦有比較。之資格。又北派領袖之王士珍段祺瑞交通派領袖之梁士詒西南派領袖之岑春煊伍廷芳。唐紹儀陸榮廷希冀爲清室宰輔之康有爲嵩山四友中之趙爾巽張謇李經羲前清。

同官之奕。劄那桐錫良。其於世昌亦各有異同之點。更不得置之不論。因并述之。而附之以美利堅近世之三總統焉。

與袁世凱之比較。世凱世昌三十餘年昆弟之交。世昌之仕進。世凱提攜之。世凱之身後。世昌護持之。疑若必同聲氣同臭味者矣。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蓋兩人之性質。行檢固截然爲二也。世凱靈敏機警。凡行事不預計程序。隨至隨應付之。及其終必能達一己之目的。世昌持重練達。凡行事必先審其利害。籌其進行之次第。及其終亦能達到一己之目的。世凱雄猜而能以利祿收人心。世昌推誠不盡以籠絡爲手段。世凱用人第取其受我指揮不欲其主我謀議。世昌用人親者令主謀議。疎者令供指揮。雖同一不喜多言。而袁於簡默中露堅毅之容。徐於簡默中帶安詳之度。袁貴而漸驕。徐貴而不肆。袁公私皆主揮霍。徐儉於私而費於公。家庭則一守雍睦。一多嫌隙。嗜好則一極簡單。一頗繁雜。唯有不以毀譽動心而必期澈貫自己。主張則二人有同情。然袁之興也。以此其敗也。亦以此。前車可鑒。世昌或能棄其短而摹其長乎。

與黎元洪之比較。世之譽元洪者。謂其守正不阿。道德冠時。流譽之者。謂其唯否由。

人純然爲被動。有執中者曰黎氏。長厚。要不失爲君子。然在前清僅服役軍隊。未有赫赫名。自入民國。雖望滿天下。而督鄂兩載。未有實權。自入京師。便同幽禁。一年元首。亦鮮舍施對社會。頗少接觸。故其是非實鮮定評。據著者觀察所及。則元洪者實一軍人。而兼具婦女性質者也。婦女自是心皆堅而皆不禁威嚇。皆聽信左右而皆不能駕馭。皆好爲悲閔之空言。倚賴之行爲。當革命作於武昌。元洪堅不肯起而卒。屈服於手槍督軍。反抗國會。元洪實深惡痛絕而卒聽命於張勳。非自是心堅而不禁威嚇者乎。北洋派之擁護。世凱桂系之服從。榮廷實始終而岡渝試問。元洪部下之陳宦杜錫鈞。黎本唐石星川。有一人盡忠。故主者否。吾固知其無有也。然非北洋派桂系皆君子。而元洪部下皆小人也。實所主者。駕馭之有術否耳。此非信任左右而無才駕馭者乎。民國初元。鄂督長電。日有數通。皆悲痛民隱之詞。指摘時弊之論。剴切詳畫。直似宣公閔人。悲天幾同孔子。究之彼掌軍符而所屬之囊。隕盜寇。充斥肘腋之漢。臬元氣未復。甚至任用私人。敗壞財政。是與夏姬戒淫。郤氏禁妬。有以易乎。諺所謂婆婆假慈悲者是也。張振武具主動起義之功。而有驕縱不法之罪。二者相衡。自當在屏棄之列。而不至伏。

西市之誅。然援議功之說。而從寬。法刑亂之義。而用重。其權限皆在鄂督。元洪自有魁柄。乃陰請執行於京師。冀卸過於政府。然人之好名。孰不如我。當張方就戮之日。袁氏已揭其底蘊。迹黎所行事。大都類此。若徐氏則不起於軍人。而武夫推崇。恐後是其操縱之術。將將之才。非元洪所能望其肩背矣。特有爲世昌所弗逮者。則操行廉潔。俸公外不多取一錢。初終罔易也。雖然。蔡鏗既死。求如是選中國。更無二人。又寧止世昌所弗逮哉。

與馮國璋之比較。人不患無才。患無才而欲逞其才有之。馮國璋其人也。國璋有黎之儒。而無其守。有袁之狠。而無其智。有段之愼。而無其剛。以專閫之尊。追錐刀之利。乃居元首之位。爲婦人之行。天下古今第一庸人。亦天下古今第一妄人也。當其攻夏口。入下關。既已捷克。示威何用。藉曰好貨亦止。劫掠乃破敵之後。突然縱火。合中西無此類兵法。卽智囊難揣其情理。直隸本其鄉邦。作督未行一善政。及移江左。乃廣營商業。販洋藥。孜孜唯利罔顧。廉恥孰意。得罪彼蒼。亦報之以一炬。不自修省。視任元首。當其北上。苟有和平之意。何妨剴切宣布。以和戰爲去就。古來世系國君。尙有二三子舍我。

今日用亦今日之語。總統屬諸推選，獨弗能爲斯言乎？不此之圖，畏段徐如狼虎，仗茫王爲戈矛，乃一擊甫中，奉軍已逼，不惜首鼠重復，宣戰甚且欲藉犒軍以逃，虜而倪嗣冲辱之，蚌浦冀託克敏以運動而財政部拒其提金，左右支絀如羊觸藩，不獲已賣及魚蝦，藉作小補，世所謂賊無空過者，非歟？第恐其故步重尋，下野之際，竟放火以焚京師，則先賣池魚，或恐其殃及耳。世昌雖不得爲豪傑，要不失爲才士。若馮所爲自所不屑，他種比較，或尙繫於隱微，試觀徐氏上臺，樹錚必改，故態弗敢以施之。河間者施之東海，則顯然優劣而著者之所敢預言者也。

與李鴻章之比較 鴻章者北洋派之發明家也。其不以毀譽動念，艱危灰心，則世凱

傳其衣鉢。世昌亦復近似鴻章。時當承平，部將皆其鄉人，且爲部屬，故待遇有類。僕厮諸將則平日侍從，頗恭臨陣亦不聽其號令。世昌未臨前敵，不敢判其指揮，而馭將之才視合肥或不多讓。若施法行政，則時代不同，而其無真知創見，則彼此若一。蓋李之所奉，則魏源之海國圖志及稅務司赫德之口說。徐之所奉，則法規大全而兼襲世凱之故智。其是非亦未易品評。唯鴻章督畿甸二十有六年，勸拯救災，數踰四十萬，全活

之人踰千萬罔分畛域畢力維持是非世昌所能幾及著者曩有言北洋派終必破裂即塌世昌之能力亦不過數年間形勢上之平靜入後必以陰謀進爲明鬪明鬪進爲破裂于是此五十年來吸民脂膏莫補國難之北洋派立歸銷滅故曰鴻章者北洋派之開山祖師世昌者北洋派之結局主人若文詞議論則徐之視李瞠乎其後矣與王士珍之比較士珍謹慎和平有世昌之風且以鄉誼及同袍同派的關繫視他人亦爲親密然士珍之識拘囿世昌之量通達士珍不耐詆謫世昌罔畏疑謗士珍之才長于行軍世昌之才明於應敵士珍眞能恬退世昌隱乃借詞其對於時局則王主助國璋以成和固直派之根基徐主遠樹錚而留段平兩派之意氣是胥其相左之點也士珍當清代騰上在段祺瑞先其任江北提督頗有廉名辛亥冬清室任爲陸軍大臣國變痛哭去後袁氏數徵堅臥不起克定蹕邀乃出然既出之後徒委靡自安不能阻帝制張勳奪門既不敢如雷震春明附舊君又不能如黎元洪避位以拒日奔走勳門如其偏裨是可恥笑著者觀其前後以爲王氏者特胸無主張而亦一謹厚之士何足以擬世昌哉雖然或參戎幕或總師干徐亦不能無王爲之助耳

與段祺瑞之比較 祺瑞擾亂中國之惡魔爲國民之公敵而剛愎執拗終不失爲強
鯁男子其人格。國璋所及也。觀所行事雖不免有害於國家而始終一致心口相同。
未嘗以利害爲從違。或心非而口是不若國璋之行同妾婦也。而其行政治軍之方完
全與世昌異趣。試爲條辨之。世昌承認法治國。無論爲君主爲民主而不可無國會者。
也。祺瑞拒絕君主而又不樂有國會者也。世昌不欲以金錢構造政黨壟斷國會者也。
祺瑞悍然以安福俱樂部爲民意機關者也。世昌主縮減軍備而祺瑞主擴張軍隊也。
世昌對於滇黔桂主放棄而祺瑞欲盡鋤異己也。世昌對民黨用敷衍手段而祺瑞則
思一網打盡也。至對外則徐氏雖不能挽已失之利權而亦不致以私事牽入國際。若
袁以希冀稱帝。招五月九日之辱。段以希冀專制。成森林吉長金幣鳳草種種借款。及
共中日協定之約。是我尋人而非人尋我。徐氏斷然不爲也。蓋其不尋事於強鄰以國
家爲孤注。無自我得失之心。有懼爲奴隸之想。與段氏爲絕不相侔矣。而未必非我國
人一線之希望也。

與梁士詒之比較

士詒以雄於財。遂有左右時局之資格。邇來內政外交。幾莫不有。

其。關。繫。視。世。昌。以。在。野。之。身。爲。人。望。所。繫。者。似。有。同。揆。而。立。身。行。已。殊。異。之。點。正。復。不。少。士。詒。之。不。畏。笑。罵。乃。遠。法。阮。大。鍼。是。曰。無。恥。世。昌。之。不。計。毀。譽。則。近。師。李。鴻。章。是。曰。忍。辱。士。詒。獻。賄。貢。媚。爲。常。課。世。昌。非。至。不。得。已。時。未。嘗。行。之。士。詒。出。口。皆。大。言。若。賣。卜。者。流。不。復。能。爲。信。語。世。昌。競。競。雖。飾。詞。亦。弗。敢。太。過。慮。貽。笑。於。衆。人。故。著。者。斷。定。徐。之。人。格。實。優。越。於。梁。氏。若。夫。應。世。之。才。則。梁。又。非。徐。所。及。蓋。梁。氏。能。躬。就。綜。覈。以。司。財。政。也。能。直。接。談。判。以。議。外。交。也。能。周。游。南。北。不。畏。暗。殺。也。能。聯。絡。才。士。自。爲。黨。魁。也。是。四。者。皆。非。徐。之。所。能。故。居。今。之。世。徐。卽。登。台。亦。不。得。不。藉。助。於。梁。氏。微。聞。其。人。慾。望。甚。奢。一。總。理。尙。不。足。酬。庸。蓋。其。志。在。第。三。次。大。總。統。不。幸。而。成。爲。事。實。我。中。華。民。國。之。末。日。至。矣。

與。岑。春。煊。之。比。較。春。煊。負。天。下。重。望。幾。十。五。年。矣。在。清。代。人。皆。知。有。春。煊。而。不。盡。知。有。世。昌。也。春。煊。之。勁。敵。曰。世。凱。亦。不。及。世。昌。也。就。西。南。論。資。望。魄。力。人。格。自。不。得。不。推。春。煊。爲。領。袖。猶。之。北。派。不。得。不。奉。世。昌。爲。主。盟。而。進。考。其。實。則。西。南。之。戴。春。煊。爲。臨。時。的。而。北。派。之。戴。世。昌。爲。永。久。的。春。煊。對。西。南。之。關。繫。僅。在。大。局。世。昌。對。北。派。之。關。繫。兼。

有私誼。春煊欲爲西南要。賠款爲暫時之結束。世昌欲引皖直爲一軌。充本派之實力。此二人對本黨關係之不同者也。世昌重官僚。春煊喜政客。世昌欲維持現狀。春煊欲湔滌末流。世昌專主統一。春煊志在聯邦。世昌對國會無分新舊。皆貌合而神離。春煊對舊國會有密切之連帶關係。世昌視舊約法爲難行。春煊則奉舊約法爲標幟。此其對於時局之不同者也。若夫道德氣質。立身行己。亦各不相蒙。然其爲陰謀家則一也。岑暴戾。徐和平。岑馭下甚嚴。而間亦不近人情。徐馭下過寬。而間亦爲其朦蔽。岑運動取秘密。徐運動不甚避人。岑多慾而行仁義。徐隨俗而不矜名節。岑則骨肉慘刻。徐則家庭雍睦。岑之心復將校。質言之。僅有潘月樵一人。徐則皖直奉三派皆願爲其爪牙。由岑之喜怒無常。徐則駕有術也。于式枚岑姻家也。著者曩曾聞其緒論。謂春煊恃孝。欽之寵直欲盡排異己。旣嫉世凱。更及於昆弟交之端。方先進之。張之洞宜其爲衆人反噬。蓋淺率害之也。世凱雖稍深沈。而亦不免而驕。獨錫良始終如老儒。可見人格之高。世昌籠辱無驚。容足徵度量之廣。私以爲知言焉。

與陸榮廷之比較 榮廷起自草澤。世昌出身詞館。榮廷老於戎行。世昌終身政事。夫

固截然兩異矣。然試探其底蘊，則性質行藏若合符節，蓋皆和平而近於沈毅者也。微世凱之亟亟改國祺瑞之步步進逼，則榮廷迄今不變可也。微馮段之暗鬪皖直之分裂，則世昌迄今不出亦可也。蓋度態沈靜，非至最後五分鐘絕不欲冒昧從事。二人實出一轍。陸主擴西南之範圍，徐主固北派之勞力。陸馭將有恩人，皆思盡死力徐待下。以誠衆不復有二心。陸對民黨貌合而神離，徐對民黨名迎而實拒。陸一生不負舊交。徐始終篤於友誼。陸氏深居桂邊而能操縱西南，徐氏遠處輝縣而能遙制北洋，皆不喜以空言沽譽，皆不欲以艱阻灰心。故其和平同而沈毅亦同也。著者嘗謂就時取材，元首必屬之東海，而副座宜奉之武鳴。若是則兩派皆安國內，庶有寧宇矣。

與康有爲之比較 二人皆世所指爲宗社黨首領也。一則清室過去之元臣，一則讓帝未來宰輔，故亦將相提以並論焉。論性質，康浮躁，徐安靜。論學術，康淹雅，徐謏陋。論嗜好，康複雜，徐簡單。論行事，康好名喜功，徐務實善斷。康以逋客而酷摹官僚，徐本官僚而不拘儀節。故竭康氏平生之學說智計，號召羣倫而事無一成，以徐氏邇來之謝脫政局不事運動而功無不就。老氏曰：名者實之賓，康氏知賓而不知主，其敗而逃也。

猶天幸矣。然一有同符者，則不以外界疑。謗動心終思達一亡之主張如康之以虛君共和復清徐之以聯合皖直自固是也。若梁啓超之翻覆靡常固其師所弗取吾亦不欲論之矣。

與趙爾巽張謇李經羲之比較 三人並世昌稱洪憲嵩山四友者也。爾巽又世昌東三省之前官皆以開通關東風氣自命。然爾巽降尊紆貴屏除儀文尙略具維新之精神。世昌則僅得形式矣。爾巽信才士故以葉景葵金還爲腹心。世昌信官僚故以錢能訓張元奇爲左右。至於假職司以置頓私親取公帑以自爲運動藉開通以沽清流之譽。雖鼎革而有故主之思則先進後進其揆一也。唯爾巽近於輕薄故軍人不附致奉天都督亦不可終保。若謇亦近實利遠虛名重開通輕名節之一人。視世昌無多異也。然張自信心堅心所爲然卽由言論而進於實行。世昌却回審慎並言論亦不輕發。惟論治事之條理用人之考察則謇已負有實業家資格而世昌尙未及。窺政治家堂奧也。著者謂馮國璋爲天下古今第一庸人亦第一妄人。然一思及世尙有李經羲其人。在覺國璋猶爲優秀份子矣。經羲者學僅足以通聊齋紅樓夢而輒思縱論古今才不

足以擬松壽陳葵龍而自謂前無曾左明明沈淪黑籍乃以馳馬示戒烟明明直接賣缺乃以婢妾尸惡名奇慳異奮拔一毛弗肯爲東抹西塗謂萬言可立就在清代分鴻章餘蔭博得高官前歲當黎氏危急竟欲謬組內閣顏之厚行之僞言之妄器識之淺狹同胞四百兆論惡劣必居第一班氏九等表則上中必非其選世昌固不屑與比矣而後之考洪憲僭號之史者以爲四友並列才品必齊則爾巽謗世昌三人皆蒙鮑魚之臭是不可以不辨也

與奕劻那桐錫良之比較 劻桐世昌辛亥四月同組織親貴內閣者也良世昌己酉東三省先後作督者也世昌洊自袁世凱而劻實力贊於拉后故亦慶邸門人之一也然劻貪劣至亡其家國而不惜何足以擬世昌唯往者外交宗旨則二人所抱皆同有可得論者劻嘗爲國力弱不足拒橫逆之來而亦不可生事招人之侮世昌外交政策卽守此二語者也若袁之以帝制召五月九日之禍段以反定西南召各種借款及中日協定之禍劻所不爲卽世昌所不爲也又辛亥冬那桐欲借日力載澤等欲借德力以對待民軍劻獨謂事之成敗未可知卽成亦以失之民軍者失之外國徒招人民惡

感。事。弗。可。行。故。仰。賴。外。方。以。自。相。殘。殺。亦。助。所。不。爲。卽。世。昌。所。不。爲。也。觀。於。反。對。帝。制。勸。勿。遣。周。自。齊。東。渡。聞。西。原。歸。國。謂。和。平。始。有。動。機。有。以。知。其。然。矣。那。桐。者。曹。汝。霖。之。軀。壳。當。前。清。時。汝。霖。之。親。日。亡。國。計。畫。皆。藉。桐。以。行。之。桐。嘗。有。言。人。能。爲。李。完。用。尙。是。福。命。就。其。心。理。論。實。完。全。一。奴。隸。也。世。昌。則。自。日。取。青。島。已。慄。慄。於。亡。國。之。慘。故。阻。袁。氏。稱。帝。謂。朝。先。亦。賴。日。本。由。王。而。帝。後。復。降。帝。爲。王。而。國。亦。隨。之。其。痛。切。如。此。阮。忠。樞。不。敢。達。於。袁。氏。也。故。著。者。知。徐。氏。不。必。愛。民。國。然。實。愛。中。國。者。也。雖。與。桐。同。官。且。亦。結。昆。弟。交。而。人。格。智。識。則。判。然。爲。二。錫。良。者。無。條。理。無。才。略。卡。急。粗。率。人。也。而。其。心。地。之。純。潔。操。行。之。謹。嚴。立。身。之。忠。鯁。要。不。得。不。謂。爲。輓。近。一。完。人。非。世。昌。所。足。望。也。當。東。三省。經。費。已。竭。世。昌。營。內。用。彼。竟。貿。然。代。承。其。乏。且。孜孜。節。浮。費。汰。冗。官。遂。重。受。新。黨。及。報。章。之。攻。擊。又。吉。撫。陳。昭。常。江。撫。周。樹。模。已。輦。鉅。金。謀。真。除。且。有。世。昌。爲。先。容。彼。亦。不。知。而。欲。劾。二。人。之。貪。劣。乃。疎。未。拜。而。補。實。命。已。下。蓋。雖。服。官。三十。餘。年。而。宦。途。之。情。僞。政。界。之。傾。軋。彼。固。茫。然。尙。思。行。其。良。心。上。之。眞。是。非。宜。載。澧。奕。匡。載。澤。那。桐。等。皆。痛。心。疾。首。而。逐。之。唯。恐。或。緩。也。自。入。民。國。從。不。登。袁。氏。之。門。復。不。污。其。參。政。之。命。而。亦。未。嘗。

附。宗。社。黨。可。以。謂。之。獨。行。君。子。矣。吾。論。世。昌。東。三。省。治。績。豈。無。自。知。之。明。乃。不。咎。己。之。假。維。新。而。訾。人。之。真。頑。固。詆。講。譁。毀。以。快。報。復。究。之。乞。開。國。會。最。力。且。引。日。本。往。事。爲。詞。謂。廷。臣。庸。昧。萬。不。宜。先。組。內。閣。侃。侃。直。陳。者。非。他。人。卽。頑。固。之。錫。良。而。爲。世。昌。之。所。萬。不。敢。出。也。故。君。子。於。其。排。良。有。微。言。焉。

與。羅。斯。福。塔。虎。脫。威。爾。遜。之。比。較。羅。斯。福。世。之。豪。傑。以。比。世。昌。或。將。議。其。擬。於。不。倫。然。二。人。之。殊。別。繫。於。才。智。之。優。劣。者。什。六。繫。於。國。勢。之。強。弱。者。亦。居。什。四。也。使。其。異。地。而。處。徐。或。者。亦。有。展。布。羅。或。者。亦。難。竟。全。施。蓋。軍。隊。之。弱。器。械。之。窳。財。政。之。竭。實。業。之。不。發。達。苟。有。賢。者。本。其。智。力。學。識。以。經。畫。整。理。之。未。必。不。能。改。良。獨。人。心。皆。競。私。利。破。公。益。寬。廉。鮮。恥。棄。信。滅。義。不。特。羅。氏。束。手。卽。臨。以。拿。破。崙。之。威。華。盛。頓。林。肯。之。仁。格。蘭。斯。頓。璃。志。尼。之。忠。亦。可。決。其。無。效。也。何。也。法。政。改。革。易。而。心。理。改。革。難。也。羅。主。猛。進。威。主。保。守。塔。兼。取。於。二。者。之。間。而。威。氏。應。世。界。之。潮。流。卒。放。棄。其。保。守。與。德。粵。以。兵。戎。相。見。故。在。美。利。堅。自。以。羅。氏。爲。政。治。之。主。盟。其。膽。力。猛。鷲。辨。論。雄。健。匪。特。徐。所。不。逮。世。界。人。材。足。與。齊。衡。者。亦。殊。不。多。睹。以。威。塔。論。則。徐。較。類。塔。第。無。其。學。識。耳。若。夫。具。世。界。眼。

光不違時之趨勢。或亦足隨威氏後焉。

第十五章 結論

著者既據所知聞經緯排比而成。上之十四章於徐氏之身世之出處過去之事蹟。未將之政見被選之情狀左右附從之文武世界名人之比較。或亦纖宏備俱矣。夫總統之於國民猶家之有主計者其守法也。則家與其不守法也。則家敗而草創之局。百度未張。相需之殷。更過於繼承之世。況以今日內訌之烈。外患之逼。財用則羅掘久空。庶政則閣置未理。不有人起其能國乎。故此第二次選舉之重要。尤其於第一次也。當喁喁望治之日。突聞有人出承厥乏。則其人雖不必有越衆之德。蓋世之才。而能爲起。起者所推服。貴囂者所擁載。是亦政時之名家醫國之妙手矣。度我同胞其欲窺徐氏之過去。爲未來之預測者。必繁有徒。故著者不憚詞費。復贅以概括之論。以告我國人焉。一則南北戰事。決可停止也。欲明其可停之果。當先究其不能不停之因。蓋北之借款。已完。南之欠餉甚鉅。則財窮。北無應敵之軍。南無繼續之彈。則兵與械亦窮。兵械餉者。作戰之原料。已無原料。何從製器。特雙方不願示弱。陰謀者遂乘隙操縱。徐氏當此時。

機提出。停戰勢如破竹矣。一則停戰之後。和局必可成就也。西南有索戰費之心。美其名曰欠餉。此中分配重輕。按人支派。徐氏已有預算。此議定乃及於國會問題。或從事另選。南北皆願犧牲。或混合爲一新舊。取能平等。殊有磋商餘地也。戰事斯結局矣。是二者實率士之濱。所所夕禱籲者也。而世昌之力與識。皆足辦之。故曰其重要尤甚於世凱也。至其他行政及外交之應付。軍事之計畫。胥可預言。亦條述如後。

財政之預言 必以縮減政費。軍備爲入手辦法。而續向銀行團。或美商之單獨貸資者。提議借款爲裁兵及京鈔兌現整理各省金融。發給西南欠餉之用。主任度支至需要時。或竟任諸理財專家之熊希齡借款。則士詒自齊事也。聞美人已允援手。特不願假爲南北戰事之用。必俟時局解決。始司開議。若清釐統捐。考察錢糧中飽。亦其預定政策。總之徐氏尅任財政。必將有所改革。第欲其澈底澄清。盡蠲各弊。則不可得。欲其通盤籌畫。公私釐然。亦不可得。非無是志慮。特無是毅力。非無是討論。特無是人才耳。故論財政前途。可云救垂危之命。而不可云斷沈綿之疾也。

教育司法之預言 二者自爲袁氏所摧折。近益消極。視清季世弗逮矣。世昌督奉主

張教育普及司法獨立最力者也。然以財政的束縛或取維持現狀而就教育中之實業專門一部份少事擴充焉。

實業之預言 此救貧之根本計畫亦世昌數年所抱之唯一政策農商一席當屬之張謇資本則賴之美商以航業農產爲先導繼之以鑛紡各業所慮者強鄰之隴斷耳立法之預言 世昌第二次通電競競於法律之不立實其由衷之言蓋以三年來之觀察知武人把持將陷國家於覆亡欲藉此內外於軌物宜其競競於立法用知其斷不以金錢結合政黨爲安福交系所隴斷然以舊約法之束縛又非所樂就或者將乞議會爲審慎之改定設改定之望絕則勢不得不出於陽奉陰違敷衍之一途故就法律前途觀可謂有希望而不敢遽抱樂觀也

軍事之預言 必主縮減軍備少輕政府之擔負殆無疑義聞將俟南北統一卽以此

爲第一條件令各省自認裁兵至何數爲止然後政府裁定之大約臨時招募之軍隊一律遣散固有之軍隊留其關係國防者餘則限三年內缺額不補爲徐進辦法是議實法之某西人由士詒達於世昌者聞所擬頗詳晰周備計可實行至湘駐桂軍川駐

滇軍目前固不得不以此羈縻西南。迨裁兵議定，則二者自爲無形之消滅。若川邊用兵，或將藉爲消納滇兵之地。至參戰程度，必以要求加入前敵爲止。則尤世昌所主張，必取得協約國公論而達此目的焉。

外交之預言 其宗旨則謹守現狀，不以罅隙示人，使乘我於危也。著者前已言之矣。總之拒日勢所不能，賣國心所不忍，或名親而實防之，至歐戰終結，我必無利益可獲。著者所敢預決而世昌亦知之稔矣。

據以上之觀察，則國人對於世昌之當選，固樂觀多而悲觀少。外論以其爲適宜人物，者以此著者許其爲救時名家，醫國妙手者亦以此。但可救可醫者，時局之計紛而無裨於國勢之積弱。若夫名德不昌，綱紀廢墜，人心已死，廉恥道喪，則世昌無如何。卽賢於世昌者亦無如何也。其原因則一坐於無恥之官僚，政客一坐於強梁之武夫悍將。自袁氏提倡於前，蘊釀至今，遂成一不可收拾之局。所謂有金錢無羞恥，有權勢無法令者也。欲爲根本之整頓，則十詒揖唐，汝霖宗興，廷芳紹儀皆當放棄，是固不能也。則錕、嗣冲、作霖、克武、善德、炳焜皆當駢誅，是亦不能也。以其不能名德綱紀，安有昌明之

日。況武人不受議會裁判。實不僅北軍之野蠻者爲然。卽南軍之文明者。未嘗少異。而不觀廣東之開賭禁乎。勒房損乎。省會彈財政廳長而無效乎。報館主任不付審判。卽宣告死刑乎。吾聞粵民之困於捐輸。無殊於遭兵燹。特名屬護法。而又有嚴厲對待。故報館不敢登載耳。差善者南軍取財盡以供戰。北軍取財先以自肥。雖害民有重輕。而以瀕於破產之中國。則皆不堪其擾矣。以著者希冀之心。能南北軍官自旅長以上。同時下野。盡裁冗兵。聲明非對外。不出任事。然後以依法之選舉。召集良善之國會議員。則本其研究之學說。與夫地方之利病。一決於良心上之從違。編爲法律。自是之後。犯者必懲。破外國之例。元首亦不得特赦一人。再犯者誅。守刑亂之訓。莠種固在所必除。人心知向廉隅。然後聘客卿。振興實業。是則天之祚夏。其上策矣。此而不能南北罷戰。從事裁兵。嚴軍民兩政之分。絕武人干政之習。而舊國會議員亦屏除私忿。力顧大局。恢已墜之聲名。謀未來之幸福。尙不失爲中策。并此不能則固。不得不任世昌之維持。現狀暫弭兵端矣。然亦苟延殘喘耳。嗚呼。北洋派之破裂。固國民所可喜。而亦國民所可懼者也。稽之史冊。則雲中之羣盜。卽河朔之殘兵。明之闖獻。卽勤王之潰卒。考之時。

事。則。淮。軍。退。卽。掠。通。州。滇。軍。敗。而。焚。富。榮。以。其。野。蠻。無。誠。苟。直。內。訐。過。烈。餘。燄。瀕。燼。彼。握。軍。符。者。希。望。既。絕。計。唯。縱。兵。大。掠。則。此。五。十。餘。師。燕。魯。豫。皖。之。徒。皆。成。流。寇。吾。民。其。無。遺。類。矣。故。曰。可。懼。也。然。則。世。昌。之。出。徐。謀。裁。汰。斯。禍。其。庶。幾。免。乎。燕。雲。北。望。著。者。有。深。冀。焉。

